

S I X I A N G Z H E

思想者

风萧寒

陌生人 •

端木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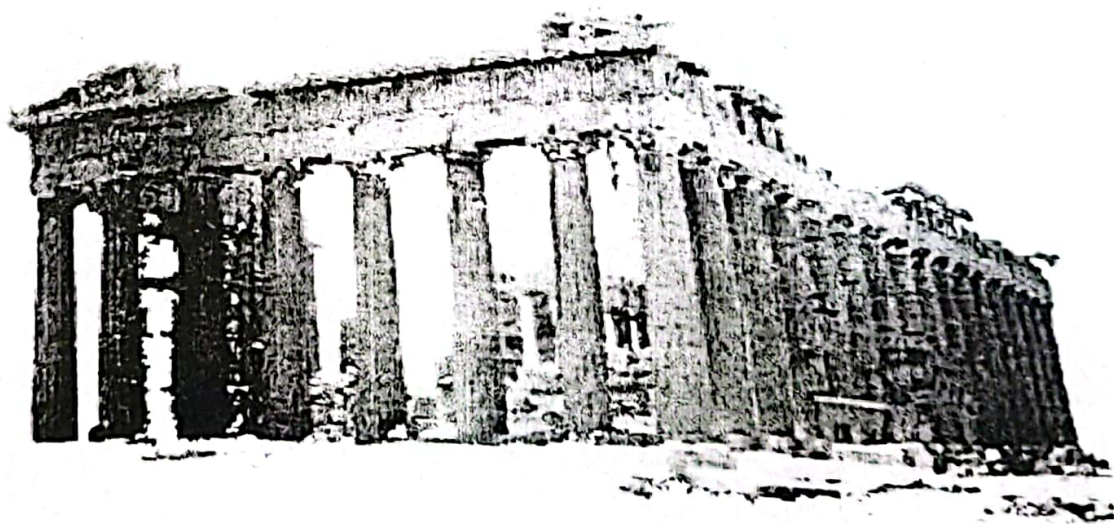
中断的历史 •

• 陈凌子

克尔凯郭尔的婚恋

• 齐烈阳

辩解或是忏悔



第四期

2001 6

齐烈阳同学惠存

目 录 “思想者”

2001. 6. 21.

思想者

第 4 期

顾 问 王晓兴
 陈文江
 陈春文

主 编 陈 浩
 闫谨之

文 编 张言亮
 罗祥相
 窦雪峰

平面设计 李 胜
 谢 君

外 务 张燕妮

哲学的尴尬

抵挡世界的陌生感 林柏芳(1)

你(理)当堕落 韩边瑞(17)

历史的反思与忏悔

中断的历史 端木执(8)

辩解或是忏悔 齐烈阳(34)

读《重归香格里拉》后的一点反思 谭 笑(27)

哲学之外

大语·四者 轩辕子御(29)

诗·思·神 顿 一(36)

哲人的传说

陌生人 风萧寒(11)

克尔凯郭尔的婚恋 陈凌子(45)

抵挡世界的陌生感

兰大哲学系 林柏芳

内容提要:假如世界只有一个面孔示人,那便是陌生;假如世界存在两副面孔,那便是陌生与陌生;假如世界竟有三种面孔,那便是陌生和陌生与陌生;假如……

关键词:陌生;存在;阴谋;生活;上帝

1831年,魏玛一座华丽但不失典雅的书房内,年老且有智的歌德写道:“有为者把定四方,这世界对其几曾沉默?”这个世界沉默依旧;一个世纪之后,1902年年轻并忧郁的里尔克写道:“他们愿意相信整个地球是同情他们的,因为人们能够耕耘土地,使森林透光,让河流便于行船。”这世界依旧沉默;本世纪中期,有智且年老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幽居的小屋,反复吟咏着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这世界沉默依旧且依旧沉默。

总有一天的傍晚——这对于你我都将是不可避——抑或是一天的清晨,你象平常一样从屋里走出,却陡然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在这之前倒全然不为知情:这世界对你来说竟是完全陌生。一切皆不可思议,许多两足的动物荒谬地行走在大街上,许多四轮的方块疯狂地飞驰在大道上,两边统统是些混凝土的怪物,上面尽是些不可忍受的铁栅之类。你仍慢慢地走,心底悲哀,哦,柳树立在那儿,如在创世之初,遥遥而到如今;如在存在之后,恍恍显现眼前。纯净而超脱,不可思议,不可理解。远处是楼上的灯光,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遥远,丝毫见不得温柔。这一刻,世界完全对你关闭了,你在平常复平常的一天轻易为世界所拒绝。无数的无助朝你纷涌,就象孤独的孤单向你走来一般。这样注定你是要死去的。到这一刻,世界久已不是冷漠或沉默,这两个词也还是太富于人情味

了。世界不是对你沉默,如果这是“他”可以做到的,“他”本是可以不沉默的;世界不是将你拒绝,如果这是“他”乐意去做的,“他”仍会有不乐意的时候。世界是彻底干脆“无视”(这也是不太恰当的词)你的存在,是对你存在的彻底干脆的“无动于衷”(这也还是不太恰当的词)。勿宁说,此时的世界即是世界本身,与其大献了几千年殷情的人类毫无瓜葛。是为两种绝不相干的存在形式。

这样看来似乎问题是解决了,各不相干难道不是最好么?各过各的日子去么!但问题就在这里,问题才刚刚开始,正是这种各不干系倒是人类最不能忍受的。全因:人类永远需要世界的庇护,虽然世界并不需要人类。这样,当世界单方面将人类抛弃,如同无情的男子抛弃忠贞的女子。当此之时,人类怎能不失声痛哭。如同女子饱含泪光的眼眸,叫人无从爱怜又无不爱怜。男子绝情的那一刻,女子转身离去的那一天,渐渐远去了孤单的身影,那样在世的无依无靠,又如何让人忍受得住。人类在这此世的孤单也不可言表,恰似被弃女子的身影,只觉是无限的悲哀,惹人心悲。并且人类的孤单是谁也无法安慰的,并且人类之哭泣较之女子之哭泣尤甚。女子不论男子如今是何等无情,以往的温情总归是存在,这是一笔寄托,永不会磨灭。且即便那男子如唐·璜般,从头至底只是虚伪与欺骗,那也还会留下不死的东西,就算是反思性的悲伤。再退一步讲,起码这是人类之间的感情,可能性始终敞开——哪怕至今未曾,今后也永不会实现。这般的希望定会超越天空的星辰,渗入她的心底。而对人类与世界而言,则完全不同,世界显示出绝情时,绝不仅是显示了当下,在这同时也一并显示了过去,否定了回忆,这是最令人心痛的事情。

过去这种作为完成时态的存在,在历经数度之后却需经由必然偶然的考证。如此,究竟还会给人类留下什么呢?也即是说,今天人类知道世界是无情,马上即又意识到它在过去也是无情,岂知它从来就是无情,它不可能不是无情,全因它从来就不会有情。这就骤然封闭了所有的可能。如同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走向哪儿他并不知道),出门的时候,他的兄弟跟在他的身后,一路上,他虽害怕,但他总知道有他的兄弟尚在,一切仍是有依靠的,只要情况必需,他是可以掉头向他的兄弟求救,虽然他至今出于尊严没有这样做。可现在,一切都已改变,他在黑暗的深渊中突然意识到:他的兄弟从未存在过,即使是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也未曾随他而来。他现在是彻底孤单,来时的路已为遗忘,未来的路又尚未开启。人类遭世界遗弃之后的境遇也是这般:“对于诸神生得太晚,

对于存在生得太早”。茫茫然无奈何，两相痛哭流涕，两厢不理不睬。

这时间，想“过再一次阔大而无时间的生活”已再无可能。怕“只有每天重新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可勉强活将下去。当此，里面的迁强之意，不显而易见。每天都是新的，世界每天都是新的，昨日认识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对于今日一切仍需从头再来。这种对于陌生感的不断反抗是乏力且又徒劳的举动。忧愁之所以能在浮士德的最后时刻将其抓紧，也正在于此。这般的能力消耗——“只有”、“每天”、“重新”——迟早会耐不得寂寞，勾引上别家的“男子”。迟暮之年的浮士德又如何经受得起。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既然人世的生活如是般苦不堪言，何不早放手，投身于那不可测度的敞开性，去经受——即便是死亡，也在所不惜。

问题到如今却仍没有解决，生命正处于上升阶段，看似无敌的姿态，想似不灭的模样。就算是每天对抗这种从天而降的陌生感，也仍是毫无异样，但长久之计却是没有。这样也无异于“永恒轮回”，难得见半分起色，迟早会让人付着意义，害了恋着死亡的不治之症。这许是人类的宿命。命数在此，又能如何？或是我们原该避开一切生活，包括世界。只仅活在各自的心中。等待草再发，花再开的日子，等那一切轮转的日子，等待上帝降临的日子。然而不，如此，他人便构成了世界，构成了陌生。也即是：从头开始，我们就误解了，错将世界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视成唯一的敌人与唯一的所有。而实际上，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是为一种异己的存在。比若一只飞来飞转的飞蛾也不能例外，世界不过是这类存在其中之一，根本谈不上全部。要之，占据比例的很大部分。不过，也仅此而已，至此为止。人类之间的陌生则更为严重。异己感构成的威胁有时甚至大于一座山的重量，弱小的存在在这种情形中完全可能窒息而亡。为了避开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为了掩饰这一点，人类开始走向一起，从西伯利亚，从希伯来，从遥远的西方，从遥远的东方，正象圣·保罗在《圣经》中所说的：“再没有什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希腊人；再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再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在耶稣基督面前，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体。”——

伟大的圣·保罗呀，我要怀满敬畏之心，再三伏在你的脚下，请求你的宽恕，我竟敢对你的圣言妄加评断，而且一再。求你的宽恕，伟大的使徒呵！

——人类这样走向一起，怀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阴谋”：把世界当作虚幻且唯一的敌人，从而掩饰自身之间不灭的威胁与对抗。这时的世界就成了人

类“阴谋”无辜的牺牲品。世界虽对这无所抱怨,不发一言。照理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但“阴谋”的败露机会与参与的人类数刚好成正比,假如参与的人类为零,则这一“阴谋”便永不会破灭,就如同世界本身是一“阴谋”一般。而人类对其“阴谋”的参与数却越来越大,几乎到了出门见面不谈“阴谋”便再无其它话题可谈的地步。每个人都知道的“阴谋”还能不能算是阴谋呢?算的,只要当事者一日不知。而这一当事者恰恰便是世界。这就无异于是为了欺骗自己首先去骗过了全世界,这一手法高明无比,似乎永不会败露。但人类在此忽视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即世界是否是能够欺骗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这一阴谋的彻底破产,造成今日这种无能为力却又将死不能的无奈场面。

到这时难道我们还能去责怪谁吗?岂不知我们每一个都是参与者,都是帮凶。谁敢说她是清白之身?而主谋又是谁呢?却是没有的。不可思议,这是一场没有主谋但全是帮凶的阴谋案。这样,法官他又怎敢开庭?他的罪与所有人同等,或者说,他不比所有人(包括他要审判的对象在内)少犯哪怕半点的罪过。这样的开庭日期必将为一拖再拖,最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了了之。

这一天一旦到来,就再没有人知道什么了,遗忘首先殷情地遗忘了人类,然后人类大摇大摆坐到法庭上旁听出色的法官审理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瑞士银行从头至底欺骗了世界的所有用户。并且人类群情激愤,大有法国大革命初期摧毁巴士底狱的气概,并且人类好象也打算以那时的英雄气概再度出手,将瑞士银行夷为平地。

现在再来谈正题,既然这已是公开的“阴谋”,人类又是怎样处理的呢?我想我这样问是显然太过天真,我们知道,要想过得更好,对热恋中的情人也不可要求过高,更何况于对于如此冷静、理性十足、情理通达、智慧过人的人类。因此我得把我的问法稍作一番修改,也就是让人类更容易回答一些:“人类到底在干些什么?”这样他们就不会产生误解,如同我原本的提问,着实会令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更不必说从何答起了。

他们会说:我在忙着死去,我的孙儿尚小,你知道,我是不愿死去的;我在忙着长大,我的祖父刚刚过世,不过,我要快快长大,“参加海军,周游世界”;我在忙着学习,如果不能考上大学,我的父母会不高兴的;我在忙着恋爱,你不知道,中文系的那位女生着实勾人心魂;我在忙着考研,如今可比不得从前,工作早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在忙着工作,如果不能拿到年终的奖金,女友是不会跟我结

婚的；我在忙着离婚，我爱够她的唠叨了，如果孩子、房子她要，那拿去好了，反正我是非离不可；我在忙着思想，“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我在忙着老去，看那些再来的燕子，再开的花，我是忍不住要流泪的；我在忙着死去，我的孙儿尚幼，你知道，我是不愿死去的；……——

上帝呀，惩罚我们吧，用你的第二次洪水，不过这次该与上次有些区别，是的，应该有些区别，哪怕一点也好。这次连挪亚方舟都是不必要的，真的，上帝，完全不必要，惩罚我们，惩罚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这些褻渎的人类。

“又是那个姿势(那个如天崩塌，惩罚无限的姿态)，呵！”让人类这样向你惊呼，上帝呀，我求你！

——这样的回答，还能让人再说什么？这些不过是从天窗沐浴了黎明薄光的人类，却是这般的自以为是，大有永恒不灭的妄想。殊不知“你们会与所有的动物一同死去，此后的一切不会再来”，殊不知白昼过尽之时，黎明即会消失。任何人也救不了你们，凭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不是可以自救么？

人类的最大迷误是不懂得去——生活，真正地生活，含着泪且微笑着地生活。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事：与世界结盟以反抗人类自身，可你们却作出完全相悖的愚蠢决定，归根结底，人类是微不足道的，你们又如何这般加以看重呢？还有，生活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现在。活在某一阶段的想法是可笑且可耻的。换句话讲，就是根本无法活在某一阶段之中。(理由再明显不过，若是想活在现在，就必须承认过去与将来，而这一承认恰好取消了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同时活在这三者之中(之上当然更好，但那是另一问题)，或者说是活在永恒之中，更确切地说，是活在生活中。然这等话你们是听不进去的，你们的重听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一颗原子弹在你们的耳边爆炸，你们也能照旧呼呼大睡吧。更何况于……我这样讲，不也是在浪费时间么，你们接吻时不时看看时间，这对于我，不啻是思考时落在鼻尖上的一只苍蝇，是为致命的打击——这一打击是整个存在的重压都不能相比的——你们这样对我，又还敢希望我什么呢？

假使我的上帝不来拯救我，我如何拯救你们？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到达太阳，却只到不了脚下。我是狂妄了，但你们必须忍受，须知你们舍此别无他法。你们无力与我对抗，纵是有，你们的大敌世界(或者同类)更近在眼前，到达我是必须付出代价。倘若你们做到了，你们又怎会反对我，岂不是非得与我——

道立在一切之前，诉说从前的罪恶，罪恶的从前，从前的从前……这，我又有必要害怕么？

不过，陌生的黑夜却依旧缠着你且环着我，恐惧在没有希望的薄泊中降生，失声痛哭，刺破你且也刺穿我的耳膜。你与我岂非处于同样的无助。

无助的众生呀，假如上帝是不存在，谁能拯救你们免于永恒的劫难；

无助的众生呀，假如你们祈祷如吃饭，谁能挽救你们免于永恒的劫难；

无助的众生呀，假如永恒在劫难逃，上帝又怎能拯救你们免于永恒的劫难。

通达上帝之路即为生活之路，却也是毁灭之路，但道路久已断裂，如残破的教堂，破败的古城废墟，满长绿色的青草，风吹尽，一切皆亡。人类存在的悲剧至此，人类存在的悲剧竟如此为人自身所无动于衷。上帝是万万不会跨过青色的草之道路，走向人类。并且人类永远也无法经由来时之路返回上帝那里，永恒的清晨已不会再来。

第二次的洪水也是不必要的，上帝已以另一种更为隐蔽且绝对公开的方式取代了它。这就是人类今日的处境。万般孤单，无所依靠。永恒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作永恒地流浪，成为永恒的无家可归者——虽然他从未离开家门半步，但他却全然认不出。上帝退隐回自身，不再显现，世界对人类骤然显出此般陌生；甚或人类自身也摆出无限的陌生感，权作相互报复的手段。人类经受陌生之后不可避免的恐惧，惊惧不已地匆忙涌向一起，企图以群体的虚幻概念来抵挡每一个人的无限孤单。结果不言而喻，上帝的惩处是绝对的，本真且无处不在。假如人类能够与上帝对抗，那么上帝便是不存在；假如上帝的惩罚不能到达人类，那么上帝便是不存在。但如今的情形恰好是——人类不管怎样，不管走向何处，逃往何方，始终逃不过陌生与恐惧，这恰恰说明上帝无所不在。（当然，这一证明原本并非必要。）

被上帝抛弃之后的人类是否能够依靠自身孤独地活将下去，这在前面已经作过讨论。在这我想作进一步的说明，人类的努力如果不是向着上帝，人类的命数便不会很长。必将孤独而生，孤独而活，直至孤独而死。到世上一遭，到头来连自己都要怀疑它的真实，恍若隔世迷梦，终究连死亡都有无由抓紧。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当下的境况一样。

相爱者有时为了恋情会很残忍地折磨对方，且以此为乐。这时他（她）自己却也需忍受心灵的张弛，压制自身的情感，那种忍不住要消除对方的误解，重归

于好的冲动。在这之后相爱者将变得无比强大，完全可以无视其它的存在，包括上帝在内。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却全然不似这般简单，上帝不允许考验更不允许被考验，上帝从不试探。这样，如果上帝哪天冷落了人类，便是永远冷落了；如果上帝哪天抛弃了人类，便是永远抛弃了。“所有的一切不会重来”，还是认命好了，人类拥有的机会并不多于上帝。

因此，一切获救或重新获救的想法都是天真，上帝已从人间出走，永不回转。也就是说，从此再没有什么上帝，所有的全部皆是人类。人类完全可以说自己如今便是上帝，或者人类也完全可以说离了上帝，人类连人类都算不上了。

这就是人类当下的二难处境，充满诱惑同时也充满陷阱。再没有人知道什么了，所有的一切皆无以骄人；再没有什么不属人类了，所有的一切皆不为可怕。人类究竟是打算做上帝还是打算做次人类，似乎已不成为一个选择。只要上帝不再回转，次人类便毫无意义，这样的人类只能对上帝取而代之。

这个新的上帝终于诞生，人类之切肤之痛已获解除。至于这个新的上帝较之旧的区别何在，谁也不能说清，谁也没有兴趣。知道的仅是陌生与恐惧与孤独。

人类的踌躇满志已非一日两日的事情，似乎久已无所畏惧，就连开篇提及的那种陌生感他们也能解释，说那在精神学领域称作“蓦然陌生症”，是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只要稍加调养，不久就可以将息。

至于其余的事情，暂且不必去管，托他们给未来好了，总会解决的，即便不在当下。我如果要继续浇甚冷水，势必要成为众矢之。就如同一家人都在等待喜庆的来临，而我却说：不可能；就如同恋爱中的女子在等待情郎的到来，而我却说：不可能；就如同天真的孩子在企盼来日里的好景，而我却说：不可能；就如同将死之人正在等待天堂的临近，而我却说：不可能；就如同……

我也并非毫无感情，于情于理，都是不应再说什么了。还是沉默着各走各的路吧！如果我以上说了什么开罪于你的话，那是我没遮掩，还望见谅。

一路走好！

中断的历史

——关于五四及其它

兰大哲学系 端木执

内容提要: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历史的中断,而悲哀者即对这种中断的遗忘。

关键词:历史;中断;见证;致命;悲哀

“我们有历史吗?”这在稍有智识的人听来是一句三流的废话。然而正是这种觉悟的无知者使我们体会到一种深切的悲哀。这不可以逃避的事实是:我们没有了历史。我们的历史中断了,遗忘了本来与我们的生命交相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大地,集体搬迁到那泥泞的荒原。我们进入了另一种相当模糊的历史状态中,以致于无法理解我们生命之中那绵延不断的对大地的母性的情结,我们深感孤单和软弱,胆战心惊地经历这颠波流离、浪迹天涯的悲感的命运。五四正是我们历史中断的标志,我们也许无法感受那个经历命运的冲突和激荡的燃烧着民族精神的岁月,然而待到我们复归于沉默时,即可以重新理解它的真实。

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断是一种进步吗?这词的本身就非常让人怀疑,通常的意义讲,进步就意味着一种事物的时序中后一种状态比之前者更加完善,而什么样的东西才堪称完善呢?或曰符合人的幸福的要求,或曰接近神性,这无限的追问,会使那不断显现的背景超越我们关注的能力。在此,以免引起无聊的误会,我所讲的进步只能是第一义的。一百年前,我们面临着人口、疾病、腐败,民族的颓废等诸多问题,而到今日,这些问题仍困扰着我们的民族,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的民族性格以及国民意识上很少有革新的起色。我们必须

对此种问题重新进行思考。一个一味地沉醉于过去,或一味地遗忘过去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为什么中断?什么见证了中断?这便是急切有待于回答的问题。

中断只有两种可能的形成方式,被第二者的强迫而中断,这第二者便是比这更为强大的;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自行中断,在最虚弱的环节上。正意味着从一种的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中。

我们历史的中断奇迹般的包含了这两种方式,更不幸者,这种中断的事实已被我们遗忘得差不多了。我们已感受不到历史那真实的命运。集体的悲哀化成了个体的悲哀,这种悲哀的相互交织,压迫着独立的思想者,生出挣扎的力量,在真实的痛苦中生长,强大。

那么历史是什么?它只是对过去事实的一种有条理的统一的解释,以一定的逻辑原则对那诸多相互影响的事件的简化,抽象出比个体命运更为广阔的背景,并且找到我们现在即时处境的理由。于是在不同的史家眼中就有不同的历史,那只取决于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关照过去的实在,因此所谓的历史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史家对人的理解,对事实上的秩序的变迁的描述。从这种标准来看,我们数千年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传承,生生不息的大众终古不变的圣人之道的实践,对人的理解从未有过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这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静止的历史,面南背北,宇宙与我合一,恬然所居,自我和谐交相化育的历史。黑格尔讲的是“一种沉醉于自然的精神”,我暂且无意谈它的可靠性有多大。只觉得我们的历史中人的自觉的达到富有诗意和美感的高度,就那最高的和谐的天命所照耀下的宇宙生命的经验,仰之弥高,俯之愈深,进而不见首,退而不见其尾,遥而且远,无限享受。不可言,不可言!国人就这样生活了数千年,如庄周所讲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息我已死”。然而到了五四,这历史中断了。什么造成了这种中断?

这见证的标志是语言的中断;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我们的生命经验只有在文言文中才可以讲得好,讲得妙,讲出味儿,才符合这种人文精神自身的言说的要求。我在此不想评判胡适之先生第一个提倡白话文的事非,只能体谅他们这批留洋归来的学生内心的焦急,焦急于折磨国人的百年问题:华人正面临灭种的危险,一切将来的根本在于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这急迫的历史命题使国人,尤其是新潮文人没法考虑太多的问题。逼迫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么？现代化——我们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就是欧洲化，它只是一种评价尺度，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扩张即这种价值尺度的扩张，强大而不可战胜的钢铁和蒸气文明正是它的载体，我们别无选择，存活或者争斗的前提是你和它同在一个平台之上，才有听到对方的话语或交手的可能。我们处于防御的地位，必须学会他们的讲话方式，才可谈到理解，用他们的规则和他们干仗。那么激进的感到无路可走只有进入他们的框架中，寻找物质的力量。在此便有更严重的问题被要求提出。

我们的白话汉语具有的诸多特质是否具有希腊——罗马·拉丁命题的要求的同样的特征，换句话说，西方文明的框架是否能在中国语境中找到坚实的大地，能否讲得通，国人能否听得懂。

无数的学人在做也许无谓的努力，而且已近百年。然而我的善良而可爱的大众仍旧照旧生活，街市依然充满太平，并未怎样的革新，不但如此，而且愈来愈陌生，于是便有如数多孤独挣扎于这死灰荒原的野马，以及寂寞地复归于坟墓中的沉默的战士，那最多的也不过赢得国人冰冷的白眼，不久也亦浸于这漠然的精神之中了。

我们悲哀于这历史的中断，而其中尤为悲哀于遗忘中断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已说不出几句像样的新鲜的话，就更为悲哀。然而我们已习惯这阴霾的生存。那无数的坟墓独自增多，维持着这世界的唯一的生动，我们照旧沉默着死去，一如我们沉默着苟生。

陌 生 人

兰大哲学系 风萧寒

内容提要:苏格拉底的名声延续了千年,正如金字塔的石象存在了千年;苏格拉底的理性统治了千年,也正如金字塔的形象持存了千年。试问,谁能说,金字塔的石象毫无价值?试问,谁又能说,金字塔的形象重大无比?对于苏格拉底及一切,我们又……

关键词:理性;信仰;道路;确定性;理念;魔鬼;语言

陌:傲慢的人啊!很荣幸观看了你在法庭上的表演,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敢如此轻视法官的权力和公众的虚荣。你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保有你的生命,你有足够的手段可以颐养天年。你对死以及死后你将进入的那个美好的世界所持有的确定不移的信仰,让我感到困惑不解。

苏:异邦的陌生人,请不要介意我这样的称呼你。不知是源于什么样的力量,把你引导到这里,难道仅仅是为了责备我那高傲的头颅,怜悯我那行将凋谢的生命,还是另有所图?我从来不想把自己置于一个让人怜悯,让人困惑的地位,我更不习惯如此地和人谈话。

陌:请不要动怒!我尊重你那有声有色的生命。在我观看了你在法庭上的表演之后,我曾经认真地考察过这里的人群对你的评价。你在法庭上那狂放不羁的表演,那刺痛灵魂的语言,在城邦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阶层的人对你的尊重和厌恶——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感到震惊。雅典人正在为他们那些执行法律的人感到难受,他们通过法律之手扼杀了一个多么灿烂的生命,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苏:毋庸置疑,你对我的了解远比我对你的了解多得多,异邦的陌生人,难

道你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认可我存在的价值,以及对我进行一些体面的恭维?如果仅仅为此而来到这个与你的身份不相称的地方,那么,还是请回吧!

陌:请体谅我的言说方式,以及初来贵地的困境。置身于这个在大地上闪现着光芒的城邦,我还不懂得如何和你们交流。虽然,我靠自己的天赋掌握了你们的语言。在生养我的那片土地上,我们形成了和你们迥异的生活方式。请给我这个异邦人一份应有的尊重,让我用自己的音调去歌唱,就像你在法庭上的所作所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听从内心深处声音的召唤,去寻找生活的奥义,去探寻真正的自我。我踏上了征途,到处流浪。漂泊与流浪的状态几乎让我忘却了我的存在以及此行的目的。我只为活着而活着,去适应不同的游戏规则——神的、人的、不同的土地的。不幸或幸运的是我来到了雅典,我参加了那次惩罚你的大会;更为不幸的是你那像魔鬼一样的声音唤醒了那个栖居在灵魂深处的不安。不管它服从于神还是服从于魔鬼,它一直让我躁动不安,驱逐我奔波、流浪。为了摆脱那样的生活状态,我选择过信仰,我选择过理性,我选择过逃避,选择过麻木。然而,那颗不安分的心从未放过我,在我漂泊以逃避它的日子中,在我忘记了我是谁的日子里,我内心深处的恶魔好象进入了梦乡。然而,不幸的是,它被你那响彻宇宙的声音再次唤醒,你让我恐惧,你让我陷入了困境。

苏:遥远的陌生人,你的心灵是如此的遥远,如此的陌生,让我无法触摸,我深陷于你的言述之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和颤栗。我所持有的知识,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智慧都派不上用场了,我不知你此行的目的,我不习惯你言说的方式,对于你所深居的背景,我一无所知。好象,我被你带到了—一个漫无边际的荒原。那是真正的虚无,没有路径,没有方向,更没有太阳。理性的光辉已被废黜,剩下的只有欲望的语言,放纵的狂欢以及玩弄与支配我们行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不得不承认,对于你的言说方式,我依然无法把握,在你的世界里,不存在固定的层次,确定的秩序。这从你对语词从不追究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存在让我体验到了狄奥尼索斯那不可抗拒的感性、欲望、狂欢。我看到了对生命尊重的另一种方式。不经证明就脱口而出的那种感性的力量让我不安,让我无法抗拒。

陌:我不得不打断你的叙述,因为我知道如果让你继续下去,我一定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对于那种你推崇的关于至善、确定、自足的知识,我没有太大

的兴趣。而且,我确信:对于一切确定的知识,我一无所知,这一直是你以为你比其他人的智慧依据。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别让我陷入你所设定的圈套。在你面前,我已说出了那隐居在心灵深处最为幽暗之处的困惑,别把我当作你愚弄或教育的玩偶。其实,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准备了足够的失望去面对这次谈话的结局,我根本就未曾奢望过从你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人生而孤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惑,都有自己的命运,自以为合理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念。在这些因素的支配下,人类的生活独特而充满变化。“There is no teacher who can teach anything new, He can just help us to remember the things we always knew.”

苏:在你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受到内心深处神明的指引,同时,又受到德尔菲神庙那个神谕的鼓励。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背上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我想把雅典人从无所用心的状态中唤醒,引导他们去思索生活的意义和他们自身最高的善。使他们处于一种对身心有益的不宁静的状态。我的使命就是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告诉他们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指出他们自以为是的真实只不过是他们的偏见而已。对于神的虔诚,使我顾不得改善家庭生活的困境。我不停地奔波,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总喜欢在人们面前表现得一无所知,然后,让他们给出确定的知识或概念,经过一步步的归纳和抽象,让他们明白他们对那些事物并不具备知识。事实世界的经验总不能满足我对智慧的热爱,支配这个事实世界后面的力量让我兴奋不已。对于这种交谈本身,对于我所从事的这种行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总认为,我的理性无限的强大,可以设计交谈的内容和方式,甚至,交谈的答案都是确定的,唯一的。我决定我说什么,我甚至可以像完成一件工艺品一样,在交谈的过程中修饰我的语言,运用各种各样的技巧。现在,我发觉我的这种观点太不真实了,语言的背景要比我们存在的背景深重的多。我们交谈只是语言通过我们自身而显现,是神的意志给了我们言说的能力。

陌:好象,你与传说中的苏格拉底相去甚远。雅典人说你是一个不信神的智者,把现世的生活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理性的背景中,凭借阿波罗的光芒,你制造了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必须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无意识让步会导致崩溃……在永恒的白昼下,你想给这个世界的存在一种合理性,一种确定的、自明的合理性。你在德行的后面寻找是

非善恶；在通行的法律后面寻求正义；在现有国家的历史中寻求公共生活的不变的原则；而在诸神的后面寻找神性。你把雅典人从神秘的神话世界中驱逐出去，刺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去认识生活的意义，去思考人之为人的根本，去探求这一切看上去似乎真实的后面隐藏的微妙。雅典人说，你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关于世界之为世界的理念，从而使这个世界的存在处于人的经验所能触及的所在，理性的意志驱散了人类内心深处所有的阴暗。一些人，为能把世界踩在脚下而欢呼雀跃；一些人在永恒的白昼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信不过这种理性的生活，这种靠证明的力量支撑起来的生活。从你的反对者口中，我听到更多的是恶毒的诽谤。当然，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你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用诡计和狡诈的语言使人陷入尴尬的境地；你蛊惑青年，唆使他们去反对现有的秩序，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究所谓的是其所是，反对习以为常的传统；你用证明取消了神的存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你创造了新神，并且借着神的名义干尽各种罪恶的勾当。

苏：请闭上你那搬弄是非的嘴吧。在你的滔滔不绝中，我竟然不知你想说什么，因此，我无法为自己辩护。我在雅典人中的形象，或许正如你上面所说的那样。然而，你那阴暗、模糊的语言，感性的力量，跳荡的思维，让我无法明了你的目的所在。

陌：我仅想听一听你对自己形象的辩护。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想象中。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想象的，他们的认识永远不能突破想象为他们的设定的边界，他们的行为依据的是他们想象的真实，而非绝对的真实。

苏：辩护？你真的想知道我对自己的看法？陌生的异邦人？你是第一个问我这样问题的人，你所提出的那个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让我对自己所持有的关于自己的真实产生了怀疑。以前，我的一切对我而言是自明的；现在，你让我意识到：或许正是这些所谓的自明性或自以为是的真实阻止了我去深究我之为我的理念，我不敢像你那样在整个生命中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我仍然相信理性、至善等确定的知识，而在你的世界里，一切皆流，让人难以捉摸。在人的一生中，人总要相信某些东西。我无法容忍你的存在，就像我无法忍受你那幽暗模糊的言说方式一样；我无法让你溶入我的世界，更无法给你安排一个确定的位置；你就像是一个被魔鬼所附身的人，魔鬼那原始的生而具有的不安定，将你

驱逐出自身,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那个从虚无与混乱中走出来的不安定总是兴奋和激烈地试图返回那个超越人性超乎感官的本原之乡。这个魔鬼毫不留情地破坏有限之物,世俗之物。它发端于扩充和不安定,却趋向于破裂,它粗暴地把意志力废黜,使理性与欲望之间的联系断裂,欲望与理性的交相争斗使你的世界遍布阴云。

陌:啊,伟大的苏格拉底!你能使信仰和理性和谐相处,为什么不能让理性与欲望交相辉映,为什么总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的形象?须知,救世主的形象总是令人讨厌的。每个人都对这个世界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解释确信不移。你该关心一下你的想象和你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冲突。雅典人将他们的导师送上了断头台,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呀!

苏:为什么在你的言语中,要把死亡涂上污秽的颜色。死亡是我的宿命,而且唯有死亡才能使我的生命显得更加完满。唯有死亡才能让我的名声流芳百世,我是一个祭司,面对神圣的祭坛,我将把生命献祭给一切存在的至上之神!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城邦和个人的事情,我相信,死亡将会把我带入一个永恒的天国,那里,阳光普照,遍地鲜花……

陌:我难以想象那个理性的苏格拉底在临死前竟然躲进了虔诚的港湾。

苏:别用我的虔诚去否定我对理性矢志不渝的信任。在你的世界里,理性和信仰没有区别,或者截然对立,没有沟通的途径,一切都没有其确定的位置,一切都指向了流动与不确定性,我就怀疑,生活于其中的你怎能不崩溃?

陌:你认为只有你那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吗?别用自己的存在,去否定了别人的存在。

苏:在我看来,没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取消其他人的存在,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生活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状态中。在前面,你所说的或你通过他人之口所说的关于我的形象中,有一点最为重要的东西你却未言明:生活中直接的经验往往不能使我满足,生活所分有的那个理念引导我充满激情地去思索。这样的行为,并非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也没有理论上的问题,而只有包含在这样一个问题中的实践上的问题——怎样正正当地生活。如果你对我足够熟悉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哲学思索总是从生活经验出发,但绝不像智者那样满足于他们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满面足于雄辩带来的激动和学费带来的满足。

陌:怎样正正当当地生活。这是隐藏在你一切行为之后的目的因。为了使这个目的表现出来,你采取了那种理性的生活方式:限制感性,节制欲望,让一切幽暗暴露在太阳底下。唯有如此,你才觉得你在正正当当地生活,是吗?

苏:是的。

陌:那么,关于此种生活是否最值得过的结论是通过理性证明的呢,还是神的意志?是你的命运呢,还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强加给你的使命呢?我知道你一定又会逃避这个问题,回答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你能回答些什么。知道吗,当我初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震惊和困惑同时笼罩了我的全身,它和我踏上的所有的土地都有太多的不同:广阔的海洋,频繁的海上贸易,贫瘠的土地,精巧的手工艺者,庄严的神庙,凝重的剧场,激烈的运动场,喧闹的广场……不可抗拒的悲剧,激动人心的演说,强健的身体,精致典雅的雕像,公共透明的生活,让我体验了酒神狂欢的力量;同时,又让我感受到了与感性同在的太阳神的光辉。在生有我的那片土地上,与我们采取的那种为你们所不熟知的生活方式相比,那是一种沉醉于自然的精神,充溢着神秘的气息。生活方式的强烈的反差,使我总是想到同样的问题:是不同的土地,生养了不同的人群,还是不同的人群创造了不同的土地?是我们的生活化育了文化,还是文化演绎了我们的生活?这对我而言,永远是无法解决的困惑。

苏:生养你的土地和你本身对我而言是同样的遥远。时间已经不早,留给我的时日已经不多,陌生的异邦人,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

你（理）当堕落

兰大哲学系 韩边瑞

内容提要:当所有的道路都已断裂,再也无路可走之时,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路。

关键词:堕落

地狱迫在眉睫,堕落已再所难免

由不得你,堕落由来已久。你不当痛苦,你当堕落;你不当内疚,你必堕落。向下的力量一直撕扯你有如爱人的手,你不当拒绝。所有的同情都会因你而起,尤其是那些依旧爱着你的女人们。就连天上的天使也在为你而哭泣,她们再也救不了你——不比从前;她们再也亲近不得——不比从前。一如你童年父亲发怒时,母亲委屈的泪光;一如你少年闯祸时,父亲含愁的微笑。“把手给我”当年的天使如是向年幼的你笑道。可如今,她们分明在哭诉。拒绝的将不再是你,而是堕落。这股向下的冲动就连天使般向上的羽翼也无法缓解。

你当真选择了堕落。我将不再为你悲伤,谁也救不了你。你说你是被抛弃之人,并且你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少女对爱慕者敏感的心。自那一刻起,你便开始了游荡,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乡间,在这城镇,你到处寻求着向上,寻求童年时梦中的影象。侥幸碰着的是女人的心,侥幸绕过冷漠的世界。谁都知道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如同相爱者的努力,每挪动一步都得避过整个世界,每挪动一步都得重新开始一千次的许诺,每挪动一步都是痛苦不堪。然而这世间可曾有背叛者?相爱者岂知从来就是被背叛者。不管怎样,你都是感激那曾经的温柔与细密的烛光——在你重新上路,不断回望的心底。

落雨的黎明,你说你的痛楚无人知晓;落雨的黎明,你说你的痛楚无从知

晓。那一夜，你梦见自来的所有，在向你招手，醒来后，你意识到绝望者唯一的出路，便是没有出路；落雨的黎明，你开始沉默，悲伤纠缠你如女性的身躯；落雨的黎明，一切如雨滴一般，早已支离破碎，残败不堪。谁知你生着就是破败，然而你却思着完整，不肯认命。岂知包括你自身在内就是破败。你说回忆是宝贵的金黄色，你说回忆之爱是唯一之爱，这有什么用，你不得不承认。如果放弃这些无用之物你便注定一无所有，人又怎会有复数的选择？如果一种姿态须用一生去雕琢，就真的能毫无怨言？你沉默不语。

忘川的水流之音响在耳边，堕落似已在劫难逃。只到这时，你也仍旧是一个人，上天从未曾抚慰过你。一如你出生那天同样的寂寞。岂知人从来就是生而孤独，死而孤独。花费如此代价的堕落，也必是孤独。那些看似群体的同类统统停留在一块土地上，他们无法飞升，却也看不起堕落。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却无法挪动一步——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向上抑或向下。永恒立在那儿，犹如一具死尸，只等风儿慢慢将它风干，吹尽。既是这般，又有何资格笑话堕落呢？

你独自一人，走上那条凄绝的堕落之路，没有人为你送行，更没有人劝你念情——她也没有，每个人都必须完全站在自己的双脚上，你未曾流泪且这样说：这世界可曾有谁能为谁的支撑？说谎呀，那是诗人的天真，平凡人的幻想。他们需要这样的谎言，如同他们需要别样的面包一般。对于这，你不明说亦不隐瞒，仅示以高傲无比却也温柔无限的姿态，依你的痛苦与痛苦之后凌驾一切之上。痛苦且微笑着走你的堕落之路，再不回顾，全然不顾那些看你的双眼。他们不知道，能示以此种姿态的人，他的不断升腾的心，怎会满足随便哪一种人生？

天空依旧深深且银蓝，大地也依旧沐浴着蓝色的光芒，在精致温柔的厨房中，母亲依旧会为你端上面包与美酒。这难道依旧不够辨证你的向上，你真要舍弃这一切而选择堕落，选择漫天的落雪与漫地的游荡？

致命的蓝色，痛苦的蓝色。不能抵抗回忆的透惑，永就不能向前一步。所有的光环全在于这里。留恋再所不惜，流走却再所难免。甚至需要说，连母亲也是罩在回忆的五彩光环中，这也算不得亵渎。除了苦与痛与泪，世界再不能给你其它。你打算痛苦坚忍着熬过一日复一日，以成就蓝色的回忆吗？

而你选择了堕落，一劳永逸扯断回忆的牵扯，随之消逝的是金黄色的童年，

深蓝色的湖水,花样的伙伴,野地里的蓝花,深夜梦回中少年式的苦痛。对此,堕落又给了你什么补偿?没有,什么也没有。她闭起眼眸,温柔且温情地说:“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堕落,”

当所有的地狱都向你敞开了心,当所有的同伴都朝你关起了门,你岂不是宁可堕落?

当所有的恶魔都向你伸出了手,当你最终从同伴那缩回自身,你岂不是宁可堕落?

地狱迫在眉睫,堕落已再所难免。

世界

“不是在砰然巨响中而是在啜泣声中”

结束

最令人丧气的莫过于这样的结局。当他已经堕落并自知堕落之时,,他依旧保有他的最后尊严:与世界作剑火闪耀的光辉决斗。凭着这一点骄傲,他默默地继续堕落,静静然开始等待。如同一位被抛弃的女子等待最后一次会面,以便挽回已失的尊严。事实却是:那男子再也不来找她,而她更寻不着他。这在女子而言,是最为光火的事情。她本来打算,等再见着他的时候,她定要摆出十分冷漠的表情,不管他说什么,她都表示无所谓,既不反对亦不赞同,既无痛苦亦无喜悦,就象自来如此,倒是那男子自作多情,硬要来分手这一自作多情的套数,由此大大打击他的嚣张气焰。不想却是:那男子从此消失,她失去了永远挽回面子的机会。对于堕落者而言,世界也是如此,它从不与他正面交锋,直到最后,在他的幻想中,也仍是如此。世界不以“砰然巨响”提醒一切拿起武器,作最后且也最为风光的抗争,却是“在啜泣声中”,回避一切,回避堕落者,悄然退隐,无迹可寻。

堕落者并不害怕堕落本身,堕落者害怕堕落之外。世界如果鼓励他说:“小伙子,你做得不错!”他会微笑着且继续堕落;世界如果反对他说:“小家伙,你胡搞什么!”他会嗔怒着继续堕落。然而不,世界沉默,且只有沉默。他一言不发,如一具石象;它一言不发,如热恋中的女子;它一言不发,如狂吻时的姑娘。堕落者在这时万分痛苦,他发现世界对于他的堕落竟是这般无动于衷,他的堕落

实为不智之举，他本不该堕落这般。当初他如何要选择堕落呢？难道说他生来即为堕落？难道他从未讨过人欢心？不，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年轻女老师曾夸他“多听话”；大了的时候，那位渊博的年老长者曾说他“前途不可限量”；其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他是“不好”之人；还有的时候，他班的女生曾对他默默倾心……可他到底是堕落了，他是大傻瓜？他是低智商？他活腻了？是的，他当真“腻了”，他正直“腻了”，他听话“腻了”，他好人“腻了”……一句话，他不堕落“腻了”。世界从来就是无动于衷，在他听话之时，在他正直之时，在他好人之时，在他不堕落之时……他忍受不了，他遇着的尽是“真空”，他需要“空气”，他的修为不到，他不象周围的人，尽活在“真空”里。他开始思索，他继续思考，他最后思想出：既然不堕落世界无动于衷，那就堕落吧，以此把世界激怒，让它对自己发怒，这正是他所向往的。他需要“空气”，即便是冒火的“空气”。

这世上存在许多令人失望之事，新嫁分离，新生而死，初恋初失。尤其是女子般的遭遗弃。所以也就不怕再加上堕落者他这一件——世界依旧无动于衷，在他堕落之后。令人发笑的事：他不是激怒了世界，倒是激怒了自己。因此他一面揉碎可爱的玫瑰，一面恨恨道：“你竟然能如此待我，好，既然不管怎样你都无动于衷，那我也宁可堕落，即便是在道德之内，我也不会放过你，哪怕你从来就是不存在。”他心想：与其不动声色，静静中绝望，倒不如大叫着，愤怒而绝望。如同被抛弃的女子，与其默默中悲伤，倒不如情理中痛哭一场。

他因此而自持于堕落之中，远离正直，远离正义。当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已是老高，他仍旧按他自己的习惯，梳洗一番。后来他觉得心生内疚，便却寻些东西来吃，消除常常闪现的内疚之情。他在那儿站着，望着。不一会儿，已即中午，他看到已有不少人拿起饭盆，走往食堂，于是他决定去吃午饭。

他对午饭不太满意，就顺路去了花园。那里，令他惊奇不已，他突然发现了蚂蚁比起他童年的所见成长了许多。对于花，他不感兴趣，依他的性情，花儿是受了太多的玷污。他甚至于不愿看到它们。草发出来很高，他闻着风中草木的气息，想起原始的应当，原始的乐趣。却因这而得意不止。后来，他无意间发现两人在那儿接吻，却不能说是不相识，就赶紧回避，以免偷窥之虞。

回到宿舍，别人都已睡下了，他便随手翻过一本书，漫无乐趣看了起来。后来，别人都起来了，他仍在看；后来，别人都去上课了，他仍在看；后来，别人都回

来了，他仍在看；后来，别人都吃饭了，他仍在看；后来，他突然见天黑了，就以为到了自习的时间；后来，他便去自习了。

别人都在学习，他却只坐在座位上，也不拿书，就那么愣愣坐着。打铃的时候，别人开始收拾东西，他便站起身，伸伸懒腰，走了出去。

这一次的自习，他想好了一个问题：既然世界“不是在砰然巨响中而是在啜泣声中“结束，那就应该“生命不是以呜咽啜泣，而是以一声巨响而告结束”，这般方才般配。

“自然啊，
让我站在你面前只是一个男子，
才不枉辛辛苦苦做人一场。”

怎么会这样，难道说一个人抛弃自己的所有，只为作一个男子而不得？天大的笑话：一个男子求为一个男子而不得。

我在堕落中曾听到这样的呼声，引起我无限同情，于是我忍不住想到一个比喻：我最最相亲的人就在隔壁，而且我们之间的门是洞开着的。我在这儿，耗费一生的精力，却始终未能迈过之间的门槛。如果有人得以目睹这一情形，一定会反驳我说：“你何曾作过一次努力，我分明看到你，在那整整站过一生，从未挪动一步。”这样的人我不想理会，更不想辩解，他从来不知堕落为何物，他也从来不知不堕落为何物。我这样讲，莫不是说：只要我一走动，房子便会倾塌？当然不是，非但不是，恰恰是我只要走动，房子便永不会倾塌。我这样讲，莫不是说：只要我一走动，最相亲之人便会分离？当然不是，这样怀疑的人尚不知道“相亲”为何意。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任何人都要提出这一说法。我不会回避。因为实在是：只要我一走动，我便失去了走近她的唯一希望，并且是永远。

我根本无法走近，我其实不可能走近。如果我当真走近了，她必会缓缓抬起双眼，失望至极且叹气道：“你通过知识想到我，并在知识的帮助下达到我这里。可你还想通过知识得到我吗？可那是徒劳。哼，即便我是愿意了，但你还是得不到我。试想，有谁曾通过知识获得什么呢？”

这样的情形必会令我心碎，我情愿不挪动一步，也不愿听到这种口气下她说的哪怕一个字。爱情从来不在知识范围内发生，如果发生了，只能是色情。

任何一个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便从未遇到过爱情,更不消说享受。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谈着恋爱,即便他们明明白白挽着女子的手,纵然他们见到过的女子超过我想到过的女子。但我仍要说,他们从不知爱情为何事。爱早就知识化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爱了,尤其当他们对着心仪已久的女子,诉说爱的时候。

这般看来,上面所讲的只求做一个男子便丝毫不显得可笑,反而显现难以企求的意味来,通常所谓男子不过是就知识而言,真正的男子从未一劳永逸,却需每天重新争取。这一点恰似真正相爱者必每天重新相互追求一样。不过,在爱知识化的时代,真正的男子可曾存在?也即是说,不曾爱过的男子能否称得上男子。照理是该这样定义:男子之谓相对女子而言,只要女子存在,男子也必将存在。可不曾被爱的女子可曾算作一天上的女子?难道说女子之谓依托男子而成。这岂非闹出既无男子又无女子的笑话。概念上的胡扯不必再为继续,还是再来看男子问题。如果说爱因知识而堕落为知识之爱,似乎我们只需也一同堕落为知识之人便成。而这一点现在早已完成。知识之人行知识之爱天经地义。可谁愿意谁去做好了,我是不愿。我将从知识上开始堕落,一同扯下我的知识之爱。以便堕入生命本身,堕入爱之本身。因此,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尽力堕落;在人们所到之处,一无是处。希望能以此重得生命之光,重铸爱情之光。

以有限通及无限再以无限辩证有限。这是我寻得的唯一出路。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更没有什么值得内疚。真正的堕落之路首先避开了为知识之爱寻找理由的悖论。且理由的找寻不是离爱近了,反倒更远。相亲者如果连堕落都不能辩证,一切的努力便都是徒劳。既然这样,我还会害怕什么。即令全世界都起而反对我,又有何妨。我所为的目标岂不是远远飞升了他们。让他们看不起我,相恋好了;让他们讥笑我,嫁娶好了;让他们看着不着我,生子好了;让他们忘掉我,去死好了。

为爱寻找理由注定是不可为的事情,这好比为有限寻找无限。最强的理由必是无限,唯有无限才能彻底辩证有限,让人义无反顾去爱,去不爱。但无限的理由是不可测度的,可测度的必是有限,就连不可测度的亦是有限。无限绝不可能被呈现,可谁又能保证,无限不会自己呈现。堕落因这也就并非徒劳。每个人都为被眷顾之人。因此我等待创世之初那位天使,为我捎来一把开启此深

渊之门的钥匙。到那时，一切都将因而得到辩护，重获正当，包含我的堕落在内。

我忍不住抬眼去看你，可爱的人呀！是谁如此狠心，阻挡我的手？

我忍不住要向你告别，可爱的人呀！是谁如此狠心，阻挡我的手？

等我回来。

“自然啊，让我站在你的面前只是一个男子，才不枉辛辛苦苦做人一场。”

堕落来从四面八方

太阳落下的时辰，一切重归自由，一切的价值皆被取消，一切的价值重获平等。但夕阳那金黄色的光芒是令人怀念且惹人忧伤，尽管黑夜已经笼罩大地，但人们点起蜡烛，围坐在四周，回忆宛若一缕瘦削的愁带，拂拭着夕阳下的草地，人们若失般谈论起日光下的琐事，并期待玫瑰色黎明的再度降临。没有人敢去承认：黑夜也是白日，它与白天不相上下。他们会说。夜晚是美好的，但夜晚是用来休息，用来作梦的，你看，连太阳在夜晚也要休息呢。他们哪里知道，休息与工作是一回事，幻梦与现实不相上下，太阳从不会休息。如果你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会说：年轻人，我们的祖先如此，我们也必如此，并且我们的后人必如此。他们从来不会自己说什么，他们从不曾想过。他们自以为生活在正义之中，其实他们在堕落中的生存久矣。

他们害怕堕落，所以堕落从四面八方朝他们涌来；他们拒绝堕落，所以他们即为堕落。如果他们诉说正义，那他们正在诉说堕落。这样他们指责我的堕落，因为他们从我发现他们自己的堕落。他们发明了堕落，用以区分他人，却不想区分了他们自己。

我原不知堕落为何物，只到他们这样称呼我。我接受了，于是我以堕落自居。他们仍然不满意，告诉我说人不当堕落。于是我努力向善，可我却发现堕落不可避免。所有的人都在堕落，都在不可避免地堕落。很快，我又惊奇地发现，所有人都在向善，都在不可避免地向善。

这次我终于明白，说我在堕落即是说我不在堕落，说我不向善就是说我在向善。所有的称谓都因互通，所有的称谓都是多余。他们命名堕落，以为凭此遏止了堕落，却反倒发明了堕落。这情形正如人类发明了工具，自以为具备了进步，却由此引发了倒退。在这之后的时间里，堕落排山倒海而来，疯狂冲毁所

有人类名之为善的物性。最后,每个人都必须每天扪心自问:“这样我是在堕落吗?”唉,如此发问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内心何其软弱,他又能拿什么去抵挡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堕落之光。这情形就好比一位女子每日扪心自问:“这样我是爱上他了吗?”这时她的内心不予回答。然而,不论回答与否,答案都已无比清晰,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说明了一切,这一诡异的问法本身便已隐藏了自身的回答。说“隐藏”恰如其分,如同小时捉迷藏的手法,明明知道对方就在那里,却并不直接去找,而故意装作不知,乱找一气,最后才如入宝山,满意而归。女子其心里也早知道这一问题勿需再提,却又不得不提。堕落者害怕堕落,于是想以发问的方式求得内心的平静,却不想愈问愈慌,最后只得茫茫然认命,招供自己的堕落行径。

堕落来从四面八方,从世界,从心界,从异己,从自己,谁也抵挡不了。全因堕落来从四面八方,全因没有人知道堕落与正义的区别。这也难怪,谁能想见,谁又敢想见,堕落与正义的唯一区别便是没有区别。堕落即为正义。事到这般,又还有谁能够一心正义,而从不堕落呢?

堕落的开始便是错,恰如女子之不相宜的爱,在黎明开始的地方,出自虚荣;在黑夜开始的地方,出于无奈。堕落者也是这般,不论怎样,也无法维持自己的高度,或者说不管如何,也不会跌落自己的高度。女子之不相宜的爱,开始看是爱谁都可以,全世界皆为可爱之人,后来却是爱谁都不成,这世上无一人可爱。究其原由,当出自“不相宜”,开始爱得太早,后来却又爱得太迟,导致不爱不能,真爱不行。堕落者与之的相似一眼便知,再也勿需多讲。

这样的事情不多却直直致命,为了男子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爱其一生,为了一句最平常的话等待一生,为了一个虚幻的词堕落一生。堕落来从四面八方,堕落从来不来,谁能看出这两句话里有半点的差别呢?落雨的日子,百无聊耐,于是找出人类自制的最为华丽,最为实用,却也最为浮夸的消遣工具——语言。一个且叹道:“堕落”;另一凝神望雨,心里念着久已有意的女子,口里却附和道:“堕落”;再一个一通喝尽一壶酒,想着叫人拿酒,念的却是:“堕落”。于是,堕落来从四面八方。

那响在远处的,分明是胜利的号角

如果一件事注定没有希望,那人们注定会悲伤不已;如果一件事命定存在

希望,那人们命定会烦躁不已。前一种情形在很大一种程度上会促使人走向悲剧,扮起悲剧英雄的角色;后一种情况却阻止人的任何飞升,它许诺希望也许诺等待,它必从四面八方折磨我们每一个人。假定希望是不可信的,假定等待是不确定的。然而,既然希望存在,既然等待可能,谁又能毫无留恋地弃绝,走自己的飞升路呢? 堕落的情形却恰好是后一种,虽然他会大喊,假使上帝禁止堕落,那是我不知道呀! 假使上帝是不存在,那是我不知道呀! 他一方面为自己开脱,一方面却颤栗不已。如男子抛弃女子之后,心生内疚,那是我不得已啊! 可他分明看见女子的泪光,没有什么在支配他的选择。她离远的身影,引得他痛苦,他继续说:“那是我对不起她呀!”但他并不去做什么,似乎这样已足够补偿一切,似乎这样惩罚便不会降临在头上。堕落者也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早知堕落不被允许,我便不会堕落,如果我早知道堕落造成如今,我便不会堕落。这样的辩词却太过一般,太过大众,几乎可以掩饰一切的罪,谁都能藉此成为无罪之人。

因此,堕落者如果是有罪,便是罪无可赦;堕落者如果是清白,便是一世清白。堕落者勿需替自己辩解,或者说辩解也无济于事。一切早被安排,堕落者或者承认,或者沉默。堕落者既不会被审判抑不会审判人,所有堕落者的前世已定。谁也救不了他,谁也比不得他。他的罪无人能及,他的勇气亦无人能及。如痴心的女子常有的看法,是前世的宿命,今世的相遇,来世的姻缘。虽则对于相爱者而言,这太过浪漫,太过虚幻。对于堕落者来说,如果去掉其中的色情成分,却是实在。堕落者不是停在希望的高度上,也不流连在绝望的平台。他知道自己的罪,却也同时明了自身的清白。他不拒绝受到惩罚,也不为自己的卓绝欢呼雀跃。他的女子对他有如一株树立在那儿,纯净而超脱,伸手可及,却永远不为他所有。他的企盼她听得到,他的绝望她却不明白。他的哭泣感动了她,他的冷漠亦伤了她。他的心在这里,他的人在这里,他的心和人却不在这里;关于这一点,她却永远不能明白。他不会舍弃她,正如他不会占有她一样。他和她仅在一个更高的天空里相互凝视,相互拥有。

堕落者之光照亮了周遭的所有,却海蔽了自身。他的心如灯,他的温柔随处可见,他的人却无迹可寻。他与人交往如与人初遇,他的心扯得如此之近,使人感觉简直如同天上的星辰。正是呢? 他的友谊如同天上的星辰,虽然不得不作地上的“敌人”。他有朋友恰如没有朋友,他的朋友不是这样说他么? 他们谈

论他如同一个谜,他们想见他如同一颗星,他们感觉他如同一滴水。他们受不了他,他们却又不想离开他,但他们还是情愿离他很远,因为他了解他们,如同了解他自己一般。他的内疚却非同一般,他见到他的女子,他梦见他的朋友,他想到他的父母。他的眼泪,他的不可避免。他只为自己而堕落,他们却以为他只为自己而活。他们从不知道他的苦,正如他从来了解他们的苦一样。他们指责他如同走步一般,他们伤他的心如同饮水一般。他们对他的要求越来越多,却自以为越来越少。他们对他们的反驳,如同对他们的爱,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他们却自以为是,不理解便是不是,也因他们从未理解过他。他却因此同时为自己背上双重的内疚:他们的不理解,他的不被理解。

来世的生活日久,永恒的路长。堕落者必须同时走上这两条路,朝向自认的永恒之光。尘世的罪多,永恒的罪深。堕落者必须同时背负起此两种罪,迈向自认的真知之滨。为此,堕落者将不再是诉说者,如年老的女子,拿自己的年轻恋情作琐谈的碎末。堕落者深深活在自己的内心,如初长的少女,她的心思之幽深,她的情思之幽长。堕落者不曾期望他的女子,他明白女子的局限;堕落者不曾期望他的朋友,他知道朋友的上限;堕落者不曾期望他的亲人,他明了亲人的界限。堕落者一世凄清,一生孤绝。堕落者孤独而生,孤独而活,堕落者明了他的罪,明了他的代价。堕落者自有他的路,自有他的脚,正义在他身后嘲笑。

哦,那响在远处的,并非是胜利的号角。

读《重归香格里拉》后的一点反思

南大哲学系 谭笑

内容提要:人类狂妄地自以为是存在的中心,疯狂向四周进行辐射,妄图使万物不可避免地“人化”,不想却将自身无意中“物化”了。遭到其他存在如此的报复之后,人类是否应该……

关键词:自然;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救渡

第一次读到《重归香格里拉》时,我落泪了。这是一篇普通的报告文学,记叙的是民间环保英雄奚志农为了保护被称为“香格里拉”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片原始森林而以生命与愚昧的村民和基层政府作斗争的事件。这,就是在今天,在我们国家的核心——北京泛滥着沙尘暴的今天,在我们可悲地打出“绿色奥运”的今天,在母亲河一年持续断流 282 日的今天,发生的悲剧。

一位学者这样形容奚志农:对自然宁静的爱将一个人不可避免地改造成了一个愤怒忧伤的斗士,这似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行为方式。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今天,一个平头老百姓的反应。实在是因为人类这鬼灵精怪的动物变得越来越自负,越来越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越来越没有了对神明的忌惮。我们可以高呼着人定胜天,穿天入海,可以窜上太空捣扰嫦娥的清梦,可以钻入海底盗取龙王的宝藏。面对这一切,奚志农是“站在现实旁边,不忍目睹社会学家称之为集体的当今人类历史——社会生活的存在境况。”这句话就是半个世纪以前,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写下的忧虑。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幽静的乡间,并且他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明确地体现在了他前后的世界观里。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论根据的本质》等书中体现的是“世界归属于人之存在”的世界概念。“人变成了这样的存在者,其他所有的存在者只有在人的存在的平面上才能够为它们自己的存在和真理找到立足的根基,人成了其他

所有的存在物都与之忧切相关的一个中心”。他主张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将世界变成周围世界去认识。而到了晚年,在《诗人何为》,《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中就转变成了“四重整体”思想,世界观是天,地,神,人的统一。很明显,人已经被边缘化了。“人不是在者的评价,人是在的看护者”,与天,地,神是平等的。而且他主张“凡人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把大地盘剥殆尽,拯救大地不是主宰大地,征服大地”,对物“泰然任之”,使周围世界回复于世界。

海德格尔的在人与世界关系上的人对物的尊重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本质上是紧密联系的。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实质上就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而人类恰恰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就或者成为人类证明自己的挑战物,或者作为攫取自身利益的“不竭”资源,于是人们会为了解决上千干部的开支问题,去砍伐100平方公里世界罕见的原始针叶林,去把“香格里拉”砍成逝去的美丽的传说。

沿着这个角度我们如果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没有平等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内部就不是平等的。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残疾人与正常人的不平等……依照弗洛伊德的移置作用观点,当人类的这种种不平等的观念由于外部因素不能得到充分发泄时,它便会移置到其它对象上去,这个对象就被选定为自然。进化论决定了“落后挨打”的原则,各种主体为了挣脱自身窘迫的命运,不得不变相的将不平等观念施向自然,求得自身焦虑,压抑的摆脱,求得自身的发展。

而且,更可怕的是,似乎人类已经有点不能控制这种局面的发展。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本质上是人靠自己不能主宰的某种东西”,“技术把人从地球上甩出去,将他们连根拔除”。可能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但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如今人类发展现状,尤其是技术现状的重视。对这些局面,后现代主义者更严重地提出“人已死了。”人被捆在技术上,被融化在生产中了。当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巅峰之时,人都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人现在应该解救自己了。但是,难道真的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吗?绝不是。即使是,这个上帝也是指的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给人类最温柔的人文关怀,最理性的精神家园。相信在环保学家的“深绿色环保革命”中给自然一个答复时,哲学家也能在“技术哲学”中给人类一个答复,救渡起有罪的我们。

大语·四者

兰大哲学系 轩辕子御

内容提要:在此写的即是文字生活者的诸种悲哀以及不可逃避的窘境。

关键词:离弃;逃亡;入梦;诅咒;怜悯;仇恨;命运;孤独;痛苦

逃 亡 者

“这伟大者仍旧伟大么?”

“然而怎会如此,为何要离弃我?”

这奔波于黄昏的逃亡者问道。

无论怎样,那深而沈重的夜终究要临降的,他感到莫名的恐慌。他反复地经历过数十个这样的时刻,被同样的两个简单到准无意义的问题所纠缠。

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人,这一点他相当地确定,只觉得神才能够给他一个重生,从他的以往生命的废墟中。那无比诗性的大地上遍布神的足迹,彻底的赤裸,而且从右足的外侧明显地生着数个神圣的痂子,即这痂子直指向遥远之遥远的端末,这无疑是给他的一个深刻的暗示,他断然失却了追上“他”的可能。但“他”仍是伟大者吗?

这对他非常重要,至于是否追到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还有足够的勇气漠然于此。

然而不久,他便有这被离弃的苦恼。如果这样他亦独身一人,便没有人做他的倾听者了。他们之间便会有由这隔离所产生的这么多硕大的寂寞,尤其他在那无比诗性的大地上时,他不停地追问。

“必是我的伟大者正在逃亡,”他叹息道。

不久,天便暗了,然而并未有大无比的深色的云,而是白昼的衰竭,消隐于沉默之中。他感到有近似于深渊感觉的深暮的气息在自己的四周降临,仿佛陈

尸人乌青的身体的暗处所漫衍而散发出的微弱到似朽坏的挂满尘埃的在风中微颤的蚕丝一般的光。那巨大而遥远的山脉神秘地低语，不时地发出象寒秋时节倦伛在破落的旧城南桥下脏而破的袄中的乞儿一样的啜泣。

他是注定要历经这逃亡的命运，然而在这独行野居，孤寂无比的状态下。他仍未觉悟到他是一个逃亡者。

他脱下了剩余的衣衫，在温暖而柔软如女人初开的润如酥的胸脯的沙上。他入了他的梦境，但他真的入梦了吗？他沉思于这异常荒唐的双重不确定的断语中。他欲流泪，这莫大的悲哀使他突觉得非常的痛苦。顷刻，他便真的入了他的梦了。

“他终于被自己遗弃了，他的生命逃脱了那无尽荒谬的躯体。然而不久，他复感到痛苦。深夜，蝙蝠潮湿的翅膀在灼烧时所发出的漆黑的火焰在末端缓缓升至那圣灵的祭坛的上空。他的监守他内心的那第三只乌鸦已被时间杀死。鲜血已流，描上上古的契形文字，或者祈祷。这样的泣哭终归无用，谁会救你呀！将所有生命的芦苇焚成灰烬投入到虚空中去。他于是便有这超脱与苦痛的双重经历。”一个歌者重复如此的歌谣。

绝 望 者

“绝望仅只是绝望

绝望是唯一的生动”

——水暮三江大郎《启示集》

“风……”，这长毛的最后一个土人说。他手中的长矛仿佛埋藏了几千年的诅咒。

“风……”，他是红发的男子，喃喃自语，若从一个大梦中猝醒。

这样的对峙，那仇恨的森林在思想中疯长，刺破那牢狱的黑夜。星的渺茫，失恋人独居时遗落于尘埃中冰冷如女巫微笑的泪。

四周的光犹如铁一样的重，他们还记得白昼时的感觉，那咆哮在四处看客的漠然的精神，以及巨大的沉默。这对峙者被深刻地怜悯，这样忘我地仇敌于自己的同类具献身于祭坛平息神灵的愤怒的伟大地牺牲。他们深知这怜悯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强大的仁者同情于一个弱小的人者，从这下降的爱中找到

莫大的快感,而且能收获虚荣的满足。

这些无意的爱者就这样静静地站立于平地之上,长伸着脖颈,仿佛被绞死的羽毛凌乱的乌鸦,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大而且宽死灰的棉袍,满布大小不一的洞,偶尔飞出一束亦是灰色的棉絮,在风中飘摇,或落于那青冷的岩边杂生的枯草之上。老人和小孩亦如是,而且有裹在衫中肋骨突现的未婚男子。瘦而干的几只猛禽在旁边的高大的树顶上盘旋,它们被急于酣饮被杀戮者稍带余温的鲜血的欲望的煎熬,不堪于这样的痛苦的嘶叫,它们已经忘却了这对峙的开始的时间,只觉得以前那红头发的男子的脖颈的垢甲未有那么厚,而且也不似以前的新鲜了。

“DOOMSDAY”既要来临到。

女人感到一种无情的命运将降落到她们的灵之上,而且早已先知到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那对峙的生命至为壮烈的期待仇杀见血的场面如果结束,说是一种怎能样的寂寞和无聊啊!

那长毛的最后一个土人自觉已经很久没有思想的能力了,因为他感到他的无名的仇恨有枯竭的可能,而他的生命的大地仅存的尚生的几枚野草也只靠它的滋养的存活。他注视着仇敌的足下的土地,象他的仇敌注视他足下的土地一样,他预感到一种可怕的事情正在来临:他的思想中汹涌的仇恨的种子已朽腐,无复有生出仇恨的能力。然而却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遭遇,或许生命会化成象蝉褪一样轻的透明空壳,那无端的空虚和大寂寞将他彻底毁灭。

他退却了。那发霉的长矛掉到地上折成了极不对称的两半,这种突来的奇迹,象一度灿烂辉煌的国度猝然倾朽一样的令人惊讶。

围观者显然已经困了。然而竟有几个红袄的女人们哭泣起来。

“风……”那红发的男人低语。

“耻辱……”他又说:“我的蔑视……。”

孤独者

“活着,他们孤独
然后孤独的死去
亦把孤独留给了尚生的孤独者”
——水暮三江大郎之《启示集》

我的四周的墙:我尚记得我的邻居怎样地筑成以来隔离于他们的严重的拂

逆者。他们迁到了杳无人迹的西部去淘金，连同他们的禽畜和孩子。不久，我从遥远的 SETYLATE 城被拘捕了，我的人住使它变成了我的牢狱，而在三十年前这里已是著名的监狱了……我的四周的墙……涂满了各色的污秽，以及各种风格的猥亵的短语的墙。我感到这直立的静物犹如迫临我的死亡，而这并未怎样的可怕，真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它们这种不言语的精神，似乎高悬于我鲜热的心头的冰剑。我想起了，玻尔的那只关在铅盒中，受那种可能性而且无知的规律支配的生死的可怜的鸟。我于我的生或死的不确定而感到非常痛苦。

恶臭的马桶搁在这单间的东北角上，上面满布秽物流经的形成的奇怪的纹路，曲折回环。我想起了热带森林中满布的泛着毒气的溪流，以及前天被奸杀的流浪的男子额头凝成的黑红的血印，他的张大瞳仁中保留着神秘的精神，以及非洲燥热的大地，污秽的女人和瘦干的幼童那疲惫饥饿的面孔。我似乎喘不过气来，然而我深知我的处境，深陷幻象之真实中的处境，我知道什么样的重物压迫着我。

我的对面是那狭窄的门，只容得一个人进出，它在我初来时的梦中已出现过无数次，那经常的情景我依稀记得个大概。辽阔的荒原我无以为伴独身一人，我既不知我的前行的目标为何物，亦憎恨于我往昔的足迹。干涸，折磨我的神灵，噬蚀我的最后的一点绝望，恰是我的生这事实的唯一证据，这没有绝望到要感受不到绝望这个事实。这时我便看到了那牢狱的门，横悬于我的额头的正前方。然而我所憎恨的过去亦日益迫近于我，我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我的牢友是一位红发的腾族人和木族人。我非常地鄙视这两个未经开化的粗俗的陌生者。尤其那大日族中木族系的侏儒，然而不久，我便生了怜悯，可能是他太过于谦卑的缘故，我觉得可怜，但他们仍然地微笑着自在地生活于这斗室中，毫不感到迫近的死的威胁，他也不象那腾族强壮而且表情温雅，身着黑衣的牧师一样在夜半哭泣。他真是个不象雌者的雄者，而他绝非雄者，多么可笑的命题，我禁不住感到滑稽。我开头几天一句话也不想说，既使同为狱友，然我亦觉得和他们关到一起相当的突然，而且让人惊讶，但并非是侮辱。

午夜，那屋顶的缝隙中漏进一束细如发丝的淡黄的月光，落到地上那只本地地产的青瓷碗的残片上，散射出一种奇怪而神秘的光圈，层层从这斗室中衍散开来。

那腾族牧师便哽咽起来，伏仆到湿潮的麦草上，喃喃语道：

“这是印证了先知所说的话：

进入到他的光辉中来！

进入到他的光辉中来！

他担当我们的痛苦！

分享我们的孤独！

阿达尼·各古依戈福撒耶尼！”他不停地抽动双肩，仿佛经历某种痛苦。

清晨，我依然从我的长梦中醒来。他们被带到刑场去了。我不知道我为何要醒来，而且从的仇恨的白昼中醒来，我非常奇怪于我自己。荒谬！

“我从怎样的梦中醒来呢？使我复又仇恨这白昼！”

颠 语 者

“这是一切人中可恨者之最可恨者……”

“然而我亦更为可恨……”

“我确如邻居们所传说的，一切人中的觉悟者吗？”

“我亦成了我的侮辱……”

这疯语者言。他是执著者中最甚的人。那偎依在他的赤红的裸足下，伸展着舌头。这不幸者之中的最不幸者夜泉，亦成了他的忠实的信徒。

“我，太过于软弱，自残或者选择第二种方式。”独眼人呓语。他不久才皈依他的门下。干瘪的能看到发黄的骨头的半边脸上，那更为干瘪的眼形成了一个极小的洞，风从他如乱草的头发的末梢吹过发出呜呜的声音，似乎独居的寡妇夜半的微泣。

“必是那妇人，害了你。用她的第二次贞洁，你须记住。”颠语者伸出了手，那独眼人便吻起来。于是便有陌生人的围观。显然，这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奇迹。

“你须从梦也醒来。”

“我……”独眼人无语。

“一切丑陋者之中最丑陋者为人，你亦须记住。”

“我……”他受了重压，已经喘不过气来。

“长铗归来，长铗归来，长铗归来。”这歌从不远处传来，犹如那漫步的浪人的目光中那死亡和坟墓的征兆。人们便开始惊讶。离开了。颠语者复成了孤独者。

“一切恶者便如是，汝知晓了吗？”他问道。

“看，这只黑蚁。可怜……可怜……”独眼人道。

辩 解 或 是 忏 悔

兰大中文系 齐烈阳

内容提要:在反叛已为时尚,破坏成为潮流的时代,重提建构,重建信仰已然不合时宜。因此,敬请诸君,莫观此文。

关键词:反叛;真理;谬误;权威

首先,请容许我摘抄下面的一段话:

“中国不是青年的国度,社会对陌生的面孔最无情。……反叛对于青年,其实正如面包一样不可或缺……所有敢于让老人汗颜的年轻人,都是我的朋友。

“存在并不高贵,高贵的是怀疑与批判。对传统的批判,对权威的重衡,对一切体制和限制说不,我们才会走出个体聪明,群体蠢笨的中国。”

——以上摘自萧三郎《改邪归正》

这一段话是我顺手从“黑马文丛”中的一篇文章里抄出来的。诚然,这些话也颇为实在,也很能显出作者的勇毅,无论中国观念和制度的传统还是现状,对年轻人都是束缚,年轻人所拥有的权力的只能是永远躬腰聆听老人的教诲——错误的或者是正确的。他们的话往往是还没有说就错了,而且是用不着太多的理由的。青年的确应该走出老人的拳掌,独立起来走自己的路。

但是我想斗争有斗争的方法,反抗有反抗的策略,对真理的追求不是挥笔呐喊可以解决的,更不是靠一点儿勇敢和激情可以解决的,我不同意把老人一拳打倒在地。那些一味地向一切传统说不的行为,那种仅以“让老人汗颜”的目的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幼稚病。我们所要的当然不是老人决断正误的社会,也不是青年人把持真理的社会,我们想要的无非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秩序。我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文化批评的目的都是重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这也正

是批判的职能所在。如果仅为批判而批判,以一种不合理代替另一种不合理,都是变态的视角。我们固然以这种方法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但同时又建立了一种信仰的权威。我不知道在医学上以毒攻毒有没有用处,但在思想上矫枉过正却是断然有害的,那样只会让社会流毒一片——新的和旧的。

我常常由文坛上的事情想起文革,是因为无论你的观点是真理还是谬误,只要你是权威,挡了所谓“自由思想”的道,你就该批,该被打倒,这其中的相似之处,自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科学不可能放在实验室里去做实验,然而文革都是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了一次实验,既然做都有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从中得出更多的教益,所以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脑袋清醒一点,可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

对于这种潮流的代表——那几匹“黑马们”,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文苑》(第87期)报上。后来《文苑》的编辑递给我一篇无署名亦无题目的文章,开篇就含沙射影地骂了我一句“弱智”。那一天我在分部逸夫楼报告厅看见一位女同学手捧一份《文苑》,指着其中一篇文章骂的一塌糊涂,我伸头一看,原来骂得正是我。

据说余杰现在都是启蒙者的身份,在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俨然一个灵魂的领袖。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潮流,任何时候逆流而动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或者觊觎,都将受到异口同声、义正辞严的诛伐。当所有的人都在为某种共同倍奉的至高无上的睿智,最勇毅的思想而兴奋,发烧时,我和我的言论似乎也就成为无知、愚昧的代名词。

对于我对黑马的看法,《锋芒》报上曾有一篇署名沙一的文章表示异议。写得自然好,但也不免过分地把眼光放在形式上面而最终流入诡辩——任何浮在表面上浅薄的形式批判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我声明我不掌握真理,任何人都不掌握真理。我只是一个真理的崇拜者和渴求者,我想任何人趋向真理时都须抛掉那些华美的或丑陋的,真实的或虚假的外套。

诗 · 思 · 神

——形而上学及其他

兰大哲学系 顿 一

我生于这样的流亡的开端

所有的真实都从命运的深处发生

——题记

引 言

——作文字便是忏悔,尤其到了比小学时多读了一半本书的时候,心便怯了起来,不似以前的勇猛,生怕说错了什么话,对不住先前的诸圣人,而且尚有许多寂寞难耐企求以试他们无聊锋刃的猛士在,或者一群似乎像虚无党的并未有恶意的闲客——他们把文字视做草料一般——我这样做——为的是以妨叫人家误认为我有卖弄浅薄的嫌疑,总感到心中亏得很,那实情也许有吧!何况我们的时代已早习惯了如此的无声,这时假若一群猴中有一只无界的勇士站出来喊:我们是猴类,可怜?于是大家便蜂起,一只咬到他逃亡或死掉为止,仿佛这尖牙离皮肉的声音以及滴血使积累的怨恨得到发泄。我感到背上发凉!真的勇士大都死了,剩下叛徒和逃亡者。

然而这次却不得不动笔,而且须制成一篇论文,觉得很为难。这样的话,须进入一些问题中,于是便感到地基被抽去的悬空的危险,或去跃入深渊之中,对这命运的底部的黑暗生出莫名的困恼,而且受着独居的重压。这简直就是折磨。

关于怎么样的一些文字才叫论文,一向很不清晰。但却很含糊地知道如果

想证明一组命题。必须的三个环节是已明的,工具和待证的。我在此觉得很有必要的问题是:关于已明的,在何种背景中,在怎样的视点维度的覆盖下,才算是已明的?工具之为工具依据是什么?它是否能够满足语言的所有要求?它的力量是否能有助于这已明王国的扩张?所谓待证的是否是一个真问题?这一系列的反问自觉得十分的重大。我承受不尽,于是不得不暂搁悬起来。但总觉得不踏实,仿佛悬于头顶的那枚利剑,时时施加给我遭遇灭顶的可能的重压的恫吓。现在已有很多假定这凶器的不存在或者是幻觉中的实有罢了。这也可能是闭了眼睛看世界的悲哀。

(一)

“你们逆着这黑色的河流,逃出了那永恒的牢狱,你们是谁啊?”

他边说边摇动他可敬的须发

“谁引导你们的?谁象明灯一般

照着你们,让你们走这深沉的夜

使这地狱的山谷永远在黑暗的夜?”

——Dante Alighieri《神曲之炼狱篇》

关键词:沉思;自身显现;是;观照;道路;此路;行走;地基;变迁;包围;覆盖;命运;照亮;出现;abgroud;被援引出的见证;界限;处境

“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决定真理之本质”(海德格尔),即自身显现为存在的那个“者”的本质,是之为是的那个是,而且这在者的本质决定了真理的本质。即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说是真理为其真理,以怎样的方式观照世界时的遭遇的那个存在才叫真理,即对存在者之本质的沉思。于是一条道路便出现了。这便是形而上学,那是所有的在此路行走的人的命运的地基。真理只有一种意义,即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真理,除此之外毫无真理可言。于是哲学的生活,便意味着真理的生活,形而上学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的变迁或种种突破只能是以形而上学为方式的突破。真理即被证明所包围的真理,而且证明体系的不断的扩张造成了真理体系的不断的膨胀,开始覆盖全世界。

在形而上学中,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文本事实:一个证明包括必不可少的

三个环节：形成概念，形成判断(命题)，造成推理。对事件概念的探求，便意味着对事件的唯一真实的探求，对本质的探求。看到事物之中支配着的那个命运，使它成长的必然的力量，赖以区别非它的那个规定。它很明确地给了它的完整的边界条件。它的处境，而这个处境，必是置于比它更大的背景中的处境。在那个维度中成为事件，能关涉并进入人的视野之中，而照亮使自己显现出来。这里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便自现出来，“是”为可？

“是”为何？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它的发问的本身已经给出了所有的可能的答案：是既是是。没有比它更大的背景来承接被照亮的可能，它的边界之外什么也没有，它是一切的背景，一切的参照，所有的模式的总和的最大。它的边界是以使别的东西得到照亮的可能条件。因此只有关于它的描述。“是”即能被思，能被思的包围，所簇拥，而所思只能是语言中的发生，于是“是”被语言所负载，在语言中得到，它之为它的安顿。

So,对本质思维和对那个是的思维是同一语。然而此处有一个更远的问题已显现出来。逼迫我们进入深坛之中，冒着若大的危险去触摸它的边界：形而上学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是意义非常的，是关涉到深植于我们的命运的内在的问题，关于命运的命运，是我们的道路之大地的深渊，那个冥冥中使我们泪流满面，痛苦异常，产生献身冲动的 abgrund。我们从这个无垠的大地上生下来，受着这个命运的折磨和诱引，充满悲感的激情从这大地上行走。上帝要亚伯拉罕屠子的时候，他的心灵充满激动和恐惧而颤栗，他的灵已经开始猛烈地撞他的凡躯，他经受着和他的生命具同等重量的冲突，是到达神性所经验到的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狂欢呢！还是迫进兽性时因心灵放纵而感到的莫可名状的快感。他我信仰覆盖了他对上帝的询问状态。他跌入那个 abgrund 之中了。触摸到了它的底部的或极端的脆弱或极端坚硬的四壁，却没法看清它的边界。诚然我们毫无理由把自己献给了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无限的企盼和其第一义的信仰成了能和高特言语的唯一条件。而唯有对这种沉默的秘密以及不断显现的命运保持敬畏并进行祈祷——独真的对话，高特才能顾念到自己孤单的生存，正如在诗中所讲的：“你成了他的人，必行他的道。”自在的形而上学便和高特成了第一语，自在地要求并非理由，它见证了我们的存在，并给我们的存在一种意义。

“你们沿着这黑色的河流，逃出了那永恒的牢狱，你们是谁啊！”我们以这种

逆流的方式,从黑色的河流的底部,承受着河流的深度,逃出永恒的牢狱。我们从此已造成一种突破,使一些地基已不成基地,成为关怀之缺失的荒地。已没有了被抽掉这些地基跌到地面昏死过去的危险,使这样的问题不再关系到我们自己。然而那智者却问:“你们是谁啊?”这是一个关于和存活或毁灭同等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这意味着以一个怎样方式而在的我们栖身于一个怎样方式而在的世界?是自己使世界得到显现吗?是世界使自己得到显现吗?一位愚蠢的智常这样的地回答:我们就是我们?这是妙巧到使我吃惊以至于哑舌的地步。世界使我们在经验中得到显现,使我们思到自己的边界。“世界只不过是经验自己的那个限度而被援引的见证。”(《我之语》)更深的含义我们设定了世界,除这之外的一切便是黑暗的,无知的领域,那是异常可怕而且凶恶,波涛汹涌,没有任何边界,似乎黑暗的海洋,任何跳入其中的人都无有不遭到关于自身的毁灭。这个黑暗和光明的边界线,便是所有命运交替的临界点的无穷,多么神奇,因无知而神奇!

“谁引导你们的?谁象明灯一般照着你们,让你们走出这深沉的夜?”谁引导我们?是我们灵魂的深处发生的对那个界线的好奇和恐惧,被一种神秘的勾引而产生靠近的欲望,有了那进入的冲动,或者感到巨大的恐惧,视野里受到阻碍而产生内心的阴影的恐惧。于是使我们的道路显现出来,我们的限界得以突破,光明的开始覆盖一部分黑暗。“谁象明灯一般?”这个明灯为何物?这暗示着从何处来,这进而的回答已成为次一级的问题,只要被看作明灯,能够使进入世界的道路得到照亮,从何处来已经在这明灯本身被揭露出来了。这明灯就是理性,为真理。然而思的要求我们人拉扯到这样的地步中:这照的方式已被形而上学给定了,但我们须怀疑到这个层次,怎样地照便有怎样的在这照中彰显出的限度,勾勒出怎样的边界,从而形成怎样的世界图象。这世界即形而上学中的历史,形而上学统辖下的事实在时限中连续的总和,时间亦即事件态在不同点上的 appearance。这个照的方式即形而上学,我们进入形而上学自身给出的道路。我们沿着这路愈走愈远,远到已觉察不了这个远的本身。

“使地狱的山谷永远黑暗的夜?”

地狱即灵魂的重负,而那山谷便是其中虚空的漆黑。我们无论怎样地逃亡或抗争,都永远走不出这深沉的夜,因为这夜是比白昼更加广大而且深远的背景,只要我们使我们这个事件本身成为问题,发问到“我们是谁?”的层次,这地

狱永在。我们再一个试图走出这山谷的企图,摆脱这重负的尝试,都会把我们推向更深的无知之中,而且我们把自身做为对象也抛入黑夜。选择道路便意味着区别于道路。我们走的这路正通向一个没有终止的处境,一个沉沦的漏斗世界,更深的黑夜。那意味着生命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疑问,我们更加地抛弃了自己,那止向更加深刻的疑问状态。后现代是这疯狂的形而上学的力量的产出的怪胎,是世界在拥抱中仇恨和冲动。

(二)

主啊!我苦苦

祈求你

非凡的语言才能

.....

我是唯一的男子

唯一的地狱

—— Salvatore Quasimaodo 1959

《诗神与恶魔》之《破灭时·我在你光中》

“沉思乃是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前提的真理和自己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大的疑问”(海德格〈林中路〉)。沉思确是一种非凡的勇气,它怀疑到前提的真理性,使自己的真理之成为真理的支撑显露出来,使这支撑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堪成支撑成为问题。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地基来观看这个地基。沉思便意味着下沉,沉到最为幽暗的区域,那里有更大的真实。这里有必要参阅下列诗句:

如此辽阔的大地的深处。

统摄着一切浮于其上的事实。(〈谨之集〉)

所下沉到的深处是如此的辽阔,所有的事实都浮于其这深处,承接着一切的事实的命运,这深处即更大的真实,号令一切的君主,法则的抛出点。这里需要极端好奇的人关注的是,这深度是否深入到了黑暗区域的底部?深到怎样的区域?这深度深到语言的所能够到达的极限,那边界之外的黑暗区域,正是语言维度所极尽可能都不能关涉到的区域,那边界。因为在思的通程中,主体便是这个思维,这个设定者,即用语词的设定,这思是语词的思。于是已到可以抛出这样的命题的要求中了,语言的维度极限以及它的某一维度的延伸所能涵盖

的限度下的是可知世界的边界,或边界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且我在此发生的最大的疑问题是:语言 极限是否会能涉及到事实世界的边界?这是个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我的前面的述叙已经道出了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命题:事实世界永远比可知世界广大得多,只人我们永对可知世界保持追问,那光明的区域被比它更大的黑暗区域的包围。

“语言世人的处境”。人植于语言之中,从语言中安顿自己,使人成为人,只要“我们必然是我们”这样的命题非假,则上述的那个关于边界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建立的那个世界图象,只能是语言 的世界图象,是概念和判断支撑下的世界图象。它不停地观念着可知的世界,并通过是其所是的追问,和无休止的证明形成了一个框架,那是不停地概念着的世界图象。于是它本身的规定,就意味着存在更无比的区域,也许受内心统摄的区域有待于去照亮。

接着可能有人问到这样的充满好奇的问题:为什么从轴心期开始,东西方进入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样的发问已经是一种施暴行为,强迫我用山脚的处境来回答关于山顶的问题,最好的或最合适的回答方式和牛津大学的那道鉴别弱智与否的小儿测验题近似:人一生之中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知道。多么美丽的悖论!然而可以从诗的角度找到很正确的答案,因为比喻或象征的唯一的必要性在找到那个相同维度中的近似点。上述的二者区别是被抛入到大海中 和抛入到深渊中的区别,你被抛入到深渊中,你必须的唯一选择就是找到绳索。

在语言中,事件是可以互相解释的吗?

“意识是一种认识的机能。但被认识的已经是一个实在宇宙的包容性的位态群”(亦作“位态的包容体”)。这些位态就是互相改变的其他事件的位态。在位态的模式方面它们是处在互相关联中。(N·A·Whitehead《Sciencoand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这里无意中涉牵到形而上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事件怎样进入 感觉中而形成意识?这一切只能从语言得到很不清晰的回答。Whitehead 他所认为的认识机能的发挥,取决于位态的模式方面相互关联的模式中这种情况。组成模式本身的事件之间各自属性上毫无关联的事件,最终形成的感觉是:“这东西不是我”或者“这东西不是P”,这 等值于废话,或者像“世界是一只平坦的牛”一样的荒谬绝伦不可思异。

所谓的概念的能力,即找到了一个比它有更大的参照系的物,即属,从这属中找到和别的事件的差,即位态的差别。So,没有任何实体具有独立的实在,因

为一切主体都是包含其它主体的有限形态而完成的。

于是爪西莫多便想到了在无限中完善的主，企求非凡的语言才能，他抛出这样的语言并未否认是以诗人的身份发生的，即它已成了自己生命的延伸，已始试图突破它的处境。已经到达某个更为深刻、幽暗的地域。那一定是神与恶魔的激战，永恒和瞬间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充满仇恨深爱的境遇。我成了唯一的地狱，我自己的地狱。我把自己罩在了那永远的阴暗之中，任何跨出这阴影的企图都会关系到毁灭这样的危险。

(三)

“孤独！我没有向任何人诉说等待……一旦我愿意，就独自到那儿……”——而全副新思想的异乡人还在寂静路途如集支持者：他的眼睛满是唾液，他不具有人的本质。大地对有羽翼的麦子而言，就像诗人具备决心游历一样……

……一个人是不会忧伤的，在黎明前起身，审慎的同一株老树打交道，把偎靠最后的星星，从斋戒的天空尽端，他可以瞧见一些伟大事件正快乐旋转。

——Saint John Prese 1960

关键词：流失；撒身；缺失；植入；回应；诗性；神性；思性；印痕；冲破

当泰勒斯诗化地断言“万物的基始是水”的时候，希腊诸神已从他的经验世界中流失，被一河流所冲走，流至远方。这意味着哲学开始了，他们已经开始哲学地生活，承担着一种新命运，进入了一条由神的流失这个关键的事件而引出的道路。他们认为阳光下的生活是一种唯一值得过的真实的生活，这阳光便是哲学，而神的支配下的世界秩序正是那种阴暗生活的原因。什么是神？神话或神化？

古希腊人的经验世界中的神，即人置身于世界这个事件的极端的毫无保留的发挥，充满着悲感的疯狂的力量，是内心黑暗中那可怕的暴君，而且谋求他的生命所不能承担的那种突破，是奋不顾身的跳入到黑夜之中，经受灵魂中那神奇而且惊惧的超越。是经验自身限度的那种冲动，并因这种冲动而充满激情。对这限度的突破的企求而形成悲剧。这悲剧正是所谓的智者所领受到了的在这企求中显现出来的命运，那个 fate: what will or must happen to sb. or sth.，那个深藏于事实之后支配自己的那个更深刻事实，在它的地基之下的更广大的地

基。在这种境遇中,神的缺失已经不重要了,这种命运可以从别的方式中得到显现,便是《形而上学》这道路的开创。它抛弃了可选择的,选择了本有抛弃可能道路中的一条。

神虽然已经流失,但这也意味着神已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存在中了。Prese说:当神话就在诗中找到了庇护以及延续。神已把自己植入诗中了,在诗中存活,以诗性而使自己得到延续。在诗人们的心中,诗性、思性、神性,这三位一体的物正是那命运的命运,那个强横恣肆纵欲的“一”,“那个荒地中唯一的存活”。诗是人的唯一的遭遇。在泰勒斯未成为一个哲学事件的见证者之前,所谓的那近哲学的思都同指诗性的思,只是一群具诗性的有端的感慨罢了,或者面对自然的事无常的流变所发的一种深刻的感叹,就在这诗性的生存中,那“苦难的人生”逐渐被希腊人认识到,而且认识命运这个冷酷的抽象物,“哲学”在诗中蕴育着将生的萌芽。

在那个深刻而且重大的事件之后,即希腊人开始形而上学者之后,那幽暗和光明的世界已逐渐清晰了,诗已不再是为它本身的存在,而是承载了不可驳辩的任务,有了它自己的天命,即植入那幽暗的区域中,借以“再造之本身”,“到自由之路和孤立的征服是同道的(Quasinodo 获诺贝尔奖评语)诗即到自由之路,从光明区域到幽暗区域的通途,是独立的证明。而且诗在孤独中彰显自己,那种对限度的跨越,是放逐而形成的脱离从前的限定而引起的独真的壮志。而且这种选择成为必要:诗人必须把自己毁灭掉,超越我们之为我们的处境。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他的《Dionysos的颂歌》中:

这些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歌

他对他自己唱这些歌

让他忍受他最后的孤独

这歌是那个独夫唱给他自己听的,有两种可能造成了这种结果:他以山顶栖居者的姿态唱给山脚的繁殖者听,这种绝对的距离反对他的声音被听到,另一种可能是他的周围没有了人,那是黑暗的区域,他身处于孤独之中。这意味着他已是神的代言者,诗成了神言说的要求了。在这幽暗的地域中,一切都是不确定,弥漫着无比的诗性的可能,只有生命的激情和狂欢,莫可名状的巨大的痛苦或喜悦。“下巴偎靠的星星,从斋戒的天空的尽头,一引起纯洁的伟大事物正在旋转。还未向任何人所说等待,独自到了那儿。”这是神植入诗之中的形成

的丰富的麦子，长着美丽的羽翼。

(四)

后来他自在远方，轻松而冷寂

然而却向最初，向远古

以被树立的形象深深地吸一口气……

因为上帝从其隐匿处猝然冲出

——Rilkes Credichaten

这论文已经做完，便有大虚空将我托却，而进入更大的遗憾的空气中，仿佛虫子噬掉的枯黄的梧桐叶的乌黑的柄端附近的小洞，似乎一只天空中高悬的极细而尖的亮眼，直直地盯着我，受着空白的折磨。便经不了这莫端的心虚，俯下头来，想想我们的贫困的时代，便生出些许本无的悲哀，和仇恨，觉得这之中的人间有那么多的残忍和凶险，那心计比不上虫豕们的无邪，甚至于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也算着怎样的投机或算计了，心里确实是发冷。似乎老有一群瑟缩的青面兽，可怜会心地啮着牙，跟踪我。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理由也许有吧！或许这很自然，或许中国的青年习惯于这沉默了，或许是受着重压不敢作声，或许本身已没有了讲话的能力了。这屋子太过沉闷，真想纵把火全给烧了，连同我的将朽的身体，然而这毕竟可怕！

这无声犹如死水，是水和蝇们的乐园。于是就有几个办创的朋友讲一点儿话，然而犹如长脚蚊进入污秽并漂着鲜艳油花五彩绚烂的池中，它依然持着巨大的沉默，没有半点回应，就躲在屋中抽烟，而淡薄弥漫于房中而且吃力盘旋上升的青烟，犹如这样的雪地赤足的战士的悲哀！

克尔凯郭尔的婚恋

兰大哲学系 陈凌子

内容提要:从没有一个人像克尔凯郭尔曾拥有如此众多却又如此艰难的选择:一边是他的蕾琪娜,一边是他的美学;一面是他的蕾琪娜,一面是他的伦理;一种是他的蕾琪娜,一种是他的信仰。然而,克尔凯郭尔——

关键词:审美;伦理;信仰

引 子

丹麦这位年轻、古怪、诱人的神哲学家素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Riergaard 1813-1855)在其倏忽即逝却又痛苦异常的一生中,除去偶尔的柏林之行外,就再没离开过哥本哈根。他的一生,竟几近一瞬,人们只记得:他从卧室慢慢踱到书房,又从书房慢慢拿起手杖,走到街上;再从街上慢慢踱到剧院,异常悠闲地订了一间十分靠后的包厢。待到剧目演上一半,人们却又异乎寻常地发现:克尔凯郭尔的包厢早已空空如也。谁能想到:这位向来衣着考究,只知吊儿郎当的富贵闲人此刻却正在书房奋笔疾书;谁又敢相信:待到剧院谢幕,凌晨三时,这位难以捉摸的花花公子仍在奋笔疾书。这简直是太过奇怪,太不可思议了。在每一位哥本哈根人的眼里,这位纨绔除了从他那位暴发户父亲手中继承了大笔遗产一事外,最惹人注意的便只剩下与蕾琪娜·奥尔森那段奇异的婚恋了。难道说——?

审美的人生

“你,我心中的女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女王,我最活跃的思想里的女王,与天堂和地狱等距的女王——未识之神!哦,我真的相信诗人吟唱的:一个男人第一次看到他所钟爱的人,会以为他早就似曾相识;以为所有的爱,如同所有的理解那样,全都是回忆……”(《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这是年青的克尔凯郭尔初遇蕾琪娜在日记中记下的片段。时年16岁的蕾琪娜清莹秀澈,宛若一朵暖房中的水仙花,不胜娇羞。难怪克尔凯郭尔这个神学院的大学生一见倾心。这里也可以看出,克尔凯郭尔未曾怀有欺骗蕾琪娜的意思,非但没有,一个对爱情抱有十足幻想的年轻人的气息透过浓浓的笔墨反倒扑面而来,犹若一朵隔世的仙葩。

“小心,我的小美人,小心!从马车上下来可不是一件小事,有时它可以成为决定你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可以借你一本蒂克的小说,从这本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一位女士在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竟把自己弄得那样狼狈不堪,以致这一步改变了她以后的整个生活。”(《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约翰尼斯和柯得莉娅的开场白却与克尔凯郭尔和蕾琪娜的开场白大异其趣。言谈之中分明是个聪明过人又不乏幽默细胞的风月老手。克尔凯郭尔这样安排,有他自己的特殊用意,他试图在蕾琪娜面前造成一个勾引者的放浪形象,以此证明为他这样的花花公子伤痛是无论如何也不值得的,从而想将她从婚恋的苦痛中解脱出来。虽然,约翰尼斯后来是成功地诱引了柯得莉娅,诱引得极其成功,诱引得不着痕迹。即使柯得莉娅极为痛苦地称他为“我的诱惑者,我的敌人,我的谋杀者,我的祸根,我的快乐的埋葬者”,她也仍在怀疑这是否是一场梦,实在是现实未曾给她留下一丝的牵扯。与此相类似,克尔凯郭尔本人的恋情也在展开。这多少使这位自幼忧郁的青年得到一些安慰。毕竟,女性的温柔异乎寻常,克尔凯郭尔亦非铁石心肠。但这个沉迷幻想的青年总逃不开忧郁,也逃不开自己所谓“诗一般的体验”。于是,约翰尼斯忍不住这样写道:

“我是不是瞎了?灵魂的内在眼睛是不是丧失了效力?我分明看见了她,但又却似乎看见了天国的一个幻影,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集中了全部身心,去追寻她的身影,但仍徒然。”(《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这样的约翰尼斯无疑混淆了现实世界与审美世界的区别。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集中了全部力量向现实走来,却依旧无法走近柯得莉娅的身旁。每当他这样努力时,反倒是更深地退回到审美世界。在那里,他睁开双眼,柯得莉娅恍然纱幕上的投影一般,飘浮在一个迷雾般的世界里,一个轻盈的世界,恍如隔世的世界。这并非由他对现实的畏惧造成,就连他自己也无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刺激从来就未曾对他造成过满足。他不信任现实,他宁可相信自己非凡的想象力与诗情。如此,柯得莉娅有幸(或者说不幸)堕入他的审美世界。在那里,爱情与激情与诗情得以无比的放纵。然而问题却也是致命的。克尔凯郭尔同样难逃此劫:

“在我的忧郁症和我亲切的称呼‘你’之间，横亘着的是整个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为自己的笔名殚精竭力，一个人如果没有幸福的家园，他会久久远离家园，苦渡时光，情愿不要它，我也是如此，我的忧郁令我远离自我，在幻想的世界里游荡，发现，寻求诗一般的体验。”（《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克尔凯郭尔从不曾将自己与蕾琪娜的距离真正拉近，即便在他们订婚之后。这一距离中间，“横亘着的是整个幻想世界”。克尔凯郭尔借这迷雾般轻盈的世界，试图飘向蕾琪娜，这一点，对于16岁的蕾琪娜来说，无疑是难以理解的。克尔凯郭尔一方面吸收了现实的体验，另一方面却品味着审美的滋味。因为所有的现实一经他接触，便马上融为雾，化为诗，体验不着，唯以感受。他的现实不知是受了怎样的打击，如此沉重，竟使他在幻想的同时，站在那里，如一尊石象，动弹不得。他从现实里抽身，他真诚地爱着蕾琪娜，他不是约翰尼斯，他没有做诱惑者的意思。可他仍达不到蕾琪娜那里，或者说是不能。在他的幻想世界里，他情愿将她的女友足足等上一千年。但他从不着地，从未挪动一步，他的努力也因此如雾般消散了。

现在，我们可以将克尔凯郭尔与约翰尼斯作一比较了。1841年的一天，克尔凯郭尔掂起脚尖，凝视着蕾琪娜，于是现实世界开始流淌，直至完全幻化为幻想的世界。克尔凯郭尔于是在幻想中朝蕾琪娜走去。但他总是失望，因为蕾琪娜此时正处于现实世界中，任凭克尔凯郭尔绕过整个现实世界，他也无法到达他的爱人。而约翰尼斯更为缥缈，他在不知名的一天同样掂起脚尖了——只不过他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幻想世界中，凝视着柯得莉娅——她又是在约翰尼斯的幻想世界中。约翰尼斯甚至根本无从挪动，或者说是不能挪动，他仅是飘荡。可他更为可悲，在他飘荡的同时，柯得莉娅却开始飞翔，越飞越远，到最后只剩下一簇美的火光，其余什么也未曾留下。

克尔凯郭尔的悲哀，在于他始终无法区别现实与幻想的世界；约翰尼斯的悲哀，却在于他根本就无从区分幻想与审美的世界。说到底，他不过是克尔凯郭尔的一个幻想罢了。

克尔凯郭尔渴望蕾琪娜，却不由自主经由蕾琪娜的世界退入现实世界，又从现实世界退入幻想世界，再从幻想世界退入审美世界。最终，层层迷雾层层包裹起他，再也撕扯不开。

不过，在诱惑柯得莉娅的同时，约翰尼斯的“良心清醒了”，也即克尔凯郭尔更高的意识苏醒了，可那到底是——？

1841年10月25日,克尔凯郭尔离开哥本哈根,前往柏林,促成这次旅行的直接原因是与蕾琪娜彻底断绝关系。这个铁石心肠的年轻人最终还是作出这一残忍的决定:放弃蕾琪娜,不管蕾琪娜一再试图挽回的努力。

说克尔凯郭尔完全铁石心肠对他亦是不公正的。放弃这段恋情对他来说,其悲伤之大,其违心之深,是远远超过了蕾琪娜;并且他还须一直隐瞒自己的苦衷,不得倾诉,不被理解,其委屈之深,其痛苦之广,也是可想而知。但究竟是什么隐人的秘密,使他非这样做不可呢?

“即使全世界都起而反对我,即使所有的学究都反驳我,即使关乎性命,我依然是正确的。谁也不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即使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让我把它说出来,我做得没错。”(《重复》)

这位年轻人如此固执地认为自己并未做错,看来此事另有文章,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之后,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当众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他却大大不然。我们姑且不作定论,且看他说些什么:

“我的爱无法在婚姻中得到体现,如果我那么做了,她就会垮掉。也许婚姻诱惑着她,对此我无能为力,它对于我也是一种诱惑。一是此事成为现实,一切都失去,那就太迟了。”(《重复》)

这样说的同样是一位年轻人,他的恋情遭遇与克尔凯郭尔也极为相似,但他还不是克尔凯郭尔。不过是克尔凯郭尔在他的《重复》里提到的一位年轻人。可以这样认为,克尔凯郭尔多少借他的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那本书中,克尔凯郭尔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那位姑娘不过是促使他那年轻朋友成为诗人的契机,她是他的缪斯,而非情人。这看起来不可思议,具体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是那位姑娘引发了他的诗情,他是借她而生,但她仍不是他的恋人。她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围绕着他的存在而存在的影子。借这种恍惚的存在形象,他的真正存在得以不断彰显化,明显化。但他无从在婚姻中履行义务,他不能,他不胜任,尤其是对她而言,他无法就近成为她的男子。

这里我们联想到克尔凯郭尔,也大抵如此。蕾琪娜确实引起他的诗情,克尔凯郭尔最具诗性的三部作品《非此即彼》、《重复》、《恐惧与颤栗》,就是在这段时期写就的。并且,认识蕾琪娜之后的那段日子,也同样是克尔凯郭尔创作生涯的高峰期。甚至许多作品就是为蕾琪娜而作。如在上部分提到的《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但克尔凯郭尔究竟如何无法作一个丈夫？这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明说，在他的日记里也没有明显的记载。可纵观克尔凯郭尔的生平，还是有迹可寻。他的童年是在极端“《旧约》化”的家庭中度过，他的父亲即为一个十足的基督虔信者，他对于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几近是致命的，克尔凯郭尔从他那里继承了纠缠其一生的忧郁与深切的宗教情怀，甚至克尔凯郭尔也一并继承了他的“罪恶”。就在其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可能是其父酒醉后），克尔凯郭尔从他那恍若上帝的父亲口中得知一件在他看来十足的丑闻：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早死，这之后他的父亲与家中的一位女仆结了婚，婚后不到三月（这里可能存在诱奸或强奸，现在已不可考），克尔凯郭尔的长兄出世；这对他的打击巨大。于是他深信这是个有罪的家庭，必将遭到上帝的惩罚。由此开始了他的放荡历程，他抽烟，喝酒，他整夜的抽烟，整夜的喝酒。后来，与所有的放荡者一样，克尔凯郭尔终于去了一家妓院，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有关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那野兽般的咯咯笑声”的记载。这是克尔凯郭尔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与作为肉体的女人的接触。结果却是失败的，这样的事情对于他的心灵造成的伤痛可想而知。然而就在这时，他又获悉他的父亲在少年放牧时，曾因饥饿寒冷而诅咒过上帝，这对他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久他的几个兄弟与姐妹、母亲都相继死去。克尔凯郭尔由此认定上帝对他家族的惩罚已经开始。于是，他自己认定：他定活不过34岁（也即是基督的岁限）。

在这些想法下，克尔凯郭尔虽然遇到清莹秀澈的蕾琪娜，内心的绝望却也可想而知。在他的铁石心肠里，除去害怕与作为肉体的蕾琪娜接触的失败，也不能说没有不想连累蕾琪娜的念头存在。既然他只能活至34岁，那他断不能与蕾琪娜结合；既然上帝要惩罚他的家庭且罪及三代，那他断不能与蕾琪娜结合；既然他注定是个有罪之人，那他断不能与蕾琪娜结合。

在这些高尚伦理理由的鼓动下，他主动与蕾琪娜解除婚约，而不顾她的一再挽留。可即便解除了婚约，纵使是身在了柏林，克尔凯郭尔也未曾哪怕是一刻忘怀过蕾琪娜，他的《重复》也是为了间接向她表白自己的苦衷而写，以便把她从婚恋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他清醒地记得：那时当他提出解除婚约，蕾琪娜是何等地痛心与绝望，几乎揉碎了他的心。

然而，谁能料定，上帝的惩罚仍在持续。正当克尔凯郭尔在柏林反复体味着他的无比恋情之时，哥本哈根却传来蕾琪娜·奥尔森业已订婚的消息，这不啻于天赐雷击：

“陶醉之酒杯又递到我手中，我已吸着它的芳香，还感觉到它沾沾的音乐，

但是，第一杯酒应该献给她，她挽救了一个绝望与孤独中的灵魂；我赞美你，女性的慷慨！为思绪的飞逝干三杯，为生命冒险来服侍这个思想干三杯，为战斗的艰辛干三杯，为欢庆胜利干三杯，为在无限之漩涡中起舞干三杯，为汹涌的浪尖把我掷于深渊干三杯；再来三杯，为汹涌的浪尖把我抛入星空！”（《重复》）

这里面包含的酸意和醋意一看便知，这里隐含的自尊心的极度受挫可想而知。但有一个问题始终难以理解，就是克尔凯郭尔曾一再表明：如果他有信仰，便不会离开蕾琪娜。那么，信仰对于克尔凯郭尔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信仰的人生

众所周知，在出版《重复》的同时，克尔凯郭尔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也一并交付印刷。那便是后来公认的存在主义典范：《恐惧与颤栗》。

整部书围绕《旧约》上帝将考验亚伯拉罕要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展开。论述信仰的产生，信仰的运动。大意是在《重复》中已见端倪的：首先作出无限的弃绝运动，籍此成为无限弃绝义士，继而凭借对荒谬与不可能的信仰而重新加倍获得从前丧失的一切。但克尔凯郭尔始终自认他根本无法作出信仰的运动。不过，我们姑且不论，且看一下翁绍军先生的大胆设想：

翁先生认为克尔凯郭尔在此有影射自己将蕾琪娜献祭之嫌。关于这一点，从他的《重复》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那位年轻人信仰约伯，而约伯又恰是“重复”的典范，不能说克尔凯郭尔未抱重新得到蕾琪娜的幻想，即与蕾琪娜重修旧好。但很遗憾，《重复》尚未完成，蕾琪娜即已再次订婚。克尔凯郭尔的幻想也旋即化为泡影。因此，如果克尔凯郭尔此时再写《重复》的结局，违心之嫌就再所难免。到了《恐惧与颤栗》，似乎已将蕾琪娜之事完全抛开，开始转入另一阶段。我个人是同意翁先生的看法，认为此处仍与蕾琪娜有关，故加上这一段。

照克尔凯郭尔看：“重复籍信仰而生，信仰籍荒谬而成。”而克尔凯郭尔最终未能重新得到蕾琪娜，除了如生吞一只苍蝇外，是否是由于他无法使信仰运动呢？并且这话是在永远失掉蕾琪娜之后说出，是否存在事到如今，无可奈何的意味？关于这些现在都已无从可考。我们只知道，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端出信仰，并论述它远远超越了审美与伦理。是否倘若蕾琪娜一直等着他，他们仍就有可能重修旧好。虽然后来克尔凯郭尔不断为自己辩护，否认这种可能：非此即彼，非此即彼，一个人如果选择了上帝，就必须放弃世俗的一切。但是，克尔凯郭尔究其一生去追求的信仰，追求的上帝。到他临死前却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

“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一切——上帝要主宰这一切，他首先就要变为无。”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岂不是最大的悲哀。这位基督徒，这位十足的基督徒，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也不得不陷入对上帝的绝望之中；这位放弃了蕾琪娜，这位主动放弃了世欲幸福的克尔凯郭尔，最终也不得不陷入对上帝的绝望之中；这位主动选择苦难，主动选择受难的基督徒，最终也不得不陷入对上帝的绝望之中。我不敢说：他将死的前一刻，除了他的已死的上帝外，是否闪过当年的蕾琪娜的清莹秀澈？

后 记

在通往上帝的道路上，克尔凯郭尔永远地失去了蕾琪娜，孤身一人，冷冷清清，独自爬向他的信仰之山——连带着对于蕾琪娜·奥尔森永久的失望。

然而这是不公正的，就当年的蕾琪娜而言，不过是位16岁的小姑娘，她根本无从理解克尔凯郭尔那般狂烈的宗教激情。况且女性从来都是离大地更近，距上帝更远。她们具有一种天生的禀赋，或者说是一种完满性。使她们能够离开上帝而活，并且恍若她们自己就是上帝。

克尔凯郭尔拒绝了这一点，或者说是克尔凯郭尔连同他的经历一起拒绝了这一点。自从蕾琪娜的失望之后，克尔凯郭尔对女性再无什么好感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人间生活诸阶段》中可以看出。但每一个明白克尔凯郭尔的悲剧的人都会极为宽容地理解这一点。

顺便提及一下所谓最恶毒的想法，那就是有些人认为不这样便无法成就克尔凯郭尔。就好象没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受难便无以成就尼采，也就无以成就我们今天读到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我诅咒这样想的人下三次的地狱。岂知思想从来就不会高于生活，再卑下的生活也无限高于所谓高深的思想。一个人不当为成就思想而舍弃生活，包括克尔凯郭尔在内。如果他得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的结局便完全不会那般。有人马上会说那样毫无价值，那样我们便完全不会知道克尔凯郭尔为何许人。对于这样说的人，我再说一次，诅咒你下四次的地狱。就价值而言，“那个个人”高于一切，又怎在于你们知道与否，你们从来就毫无价值。不过，如果你单独想和我谈谈，我想我的用词还不至于如此刻薄。可惜了你们。

好了，到此为止吧。

索伦·克尔凯郭尔呀！我再不想说什么了：如果当初你选择了蕾琪娜，今天我又会怎样写呢？

* 凌子书斋 *

《呼啸山庄》

凌子

假定许多人都描写过爱情，那么艾米莉便没描写过爱情
假定从未有人描写过爱情，那就只有艾米莉描写过爱情
假定有许多人都描写过许多东西，那艾米莉就只描写过爱情；假定尚未有人描写过全部存在那艾米莉描写的就是全部存在